

國史讀本

三卷

1.14
6624.41
52

國史讀本



3 2167 8441 7

國史讀本卷三目錄

- 六朝三十九梁魏交兵之始 四十梁大舉伐魏 四十一鍾離之戰 四十二魏胡后之臨朝 四十三朐山鬱洲之役 四十四壽陽之役 四十五魏政之亂 四十六魏六鎮之叛 四十七彭城得而復失 四十八魏西北羣盜之起 四十九續 五十蕭寶寅之叛 五十一淮北諸城之恢復 五十二魏孝明之被弑 五十三河陰之亂 五十四元顥入洛 五十五元顥之亡 五十六爾朱榮伏誅 五十七爾朱兆之叛 五十八高歡背爾朱之始 五十九高歡入信都 六十高歡起兵 六十一爾朱氏之滅 六十二宇文泰得關中 六十三魏主脩西奔 六十四東西魏之分立 六十五交州之亂 六十六梁之失政 六十七諸王相爭 六十八東西魏河橋之戰 六十九渭曲之戰 七十金墉之戰 七十一

邨山之戰 七十二高歡之卒 七十三侯景降梁 七十四高澄逼幽魏

王 七十五蕭淵明彭城之敗 七十六侯景之敗 七十七侯景之叛

七十八侯景圍臺城 七十九諸王入援之師 八十諸將入援之師

八十一侯景議和 八十二臺城之陷 八十三簡文帝即位 八十四高

洋篡東魏 八十五王僧辯巴陵之戰附侯景篡位事 八十六侯景之亡

八十七武陵王紀之敗 八十八江陵之亡 八十九王僧辯陳霸先之爭

九十梁齊交兵附陳霸先之篡 九十一宇文周之篡 九十二王琳之忠

九十三齊文宣之昏虐 九十四齊主演之篡立 九十五齊主澹之立

九十六周齊交兵之事 九十七周宇文護被誅 九十八北齊群小擅政

九十九齊諸將之冤死 一百續 一百一陳復淮南州郡 一百二

續 一百三齊後主之昏荒 一百四北齊之亡 一百五續 一百六續

一百七吳明徹彭城之敗 一百八周天元之失德 一百九楊堅之專

- 政 一百十尉遲迥之起兵 一百十一隋破突厥 一百十二隋文初政
 一百十三陳後主之失德 一百十四隋大舉伐陳 一百十五陳後主
 之亡 一百十六續 一百十七譙國夫人洗氏 一百十八續 一百
 十九江南之亂 一百二十楊素之貴盛 一百二十一突厥之交涉 一
 百二十二續 一百二十三隋文帝之苛政 一百二十四高穎之得罪
 一百二十五太子勇之被廢 一百二十六續 一百二十七蜀王秀之廢
 一百二十八隋煬帝弑父 一百二十九漢王諒之敗 一百三十煬帝盤
 遊之侈 一百三十一煬帝北巡 一百三十二煬帝通西域 一百三十
 三初征高麗 一百三十四續 一百三十五山東群盜之起 一百三十
 六楊玄感之反 一百三十七續 一百三十八煬帝被困於突厥



國史讀本卷三

咸陽 李岳瑞編

六朝三十九 梁魏交兵之始

自南齊以後。南北朝兵爭之地。以淮。西。爲。極。要。而。淮。東。次。之。武帝之初立也。恃其兵威。欲復取宋齊兩朝所失地。魏中山王英鎮豫州。方銳意南征。於是梁謀取壽陽。魏謀取鍾離。而兩國之兵爭亟矣。初梁將軍姜慶真襲壽陽。不克。魏人遂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至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人憚之。將退軍矣。會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守。無使吾歿有餘恨也。遂卒。靈恩代之城守。魏人聞道恭卒。攻城益急。帝遣馬仙琕救之。仙琕轉戰而前。兵勢銳甚。元英結營於土稚山。分命諸將伏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乃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直突梁陳。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

復戰。仙琿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仙琿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永時年七十餘矣。諸將莫不壯之。仙琿旣敗。義陽不能支。靈恩遂降於魏。三關戍將皆棄城走。三關者。楚豫分界之要隘也。梁旣失義陽。乃移司州於關南。以鄭紹叔爲刺史。紹叔廣田積穀。招集流亡。百姓安之。時馮道根戍阜陵。甫至任。卽脩城隍。嚴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矣。城未畢而魏軍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大開諸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擊。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閒。戰又不利。皆引去。帝乃以道根鎮豫州。

六朝四十 梁大舉伐魏

帝決意大舉北征。以弟臨川王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副之。軍于洛口。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拒之。梁將張惠紹拔宿穎。昌義之拔梁城。韋叡攻小岷。未拔。出行圍柵。魏軍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方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精銳。苟能挫之。則城自下矣。衆猶遲疑。叡指所持節曰。

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進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叡夜堰肥水。戰艦高與城齊。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數萬。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白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及退軍。悉遣輜重居前。身自乘輿斷後。魏人畏之。竟不敢逼。宏以介弟統兵。軍威甚勝。百餘年來。所未嘗有。前軍旣捷。諸將欲乘勝深入。而宏性懦怯。遽議班師。呂僧珍助之。柳惔裴邃力持不可。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皆豎。曰。僧珍可斬也。百萬之衆。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宏不敢驟。遽衆議。姑命停軍。魏人知宏之怯。遣以婦人服。且爲之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會中夜暴雨。軍中驚亂。宏遽以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戈棄甲。填滿水陸。諸軍聞宏已逃歸。亦皆引退。魏人遂進圍鍾離。

六朝四十一 鍾離之戰

魏中山王英。將軍楊大眼。以數十萬衆圍鍾離。鍾離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

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如行平地。城中將士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一日戰數十合。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帝已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離。復遣韋叡繼之。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直瀾谷阻路。輒飛橋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離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敢緩乎。魏人已墮吾計。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與景宗會。先是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帝聞之。喜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薶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量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人驚曰。是何神也。我軍器甲鮮明。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出戰。叡結車爲陣。以強弩射之。中其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出搏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帝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叡使馮道根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殲之。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脫身

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溺死者十餘萬。斬馘亦如之。生禽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羣帥爭先上功。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微此戰也。江南不支矣。

六朝四十二 魏胡后之臨朝

初魏主嗣有詔。凡嬪妃生子者。將立爲太子。必先殺其母。以絕後來臨朝專政之禍。歷代沿爲故事。及宣武帝時。充華胡氏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旣而生子。詔時魏主頻喪子。旣生。詔鍾愛之。高肇旣害彭城王勰。專恣愈甚。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清河王懌言於魏主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而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答。旣而立詔爲太子。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未幾。魏主以疾歿。詔遂嗣位。是爲孝明帝。時胡充華已爲貴嬪矣。高后欲殺之。宦者劉騰以告其

倂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竟得無恙。由是貴嬪深德四人。高肇方帥衆南侵。魏主使人告哀。且召之。肇聞變。憂懼及還。入哭盡哀。于忠密伏壯士于省下。俟肇入。扼殺之。下詔暴其罪。廢高后爲尼。而尊貴嬪爲太妃。于忠遂專總朝政。權傾內外矣。旣而又尊太妃爲太后。臨朝稱制。以忠權過甚。出之爲冀州刺史。以任城王澄爲尙書令。元叉佐之。胡后聰穎。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以爲不可。崔光引漢和熹鄧后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六朝四十三 胸山鬱洲之役

鍾離戰後。而南朝之勢驟振。屬魏政衰亂。梁乃乘其隙。收復淮南。北諸城。先是張稷殺東昏以降。實始彌成帝業。自謂功大賞薄。嘗因侍宴酒酣。怨望見於辭色。帝謂之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勛。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帝起捋其須曰。張公可畏哉。乃以爲青冀刺史。鎮鬱洲。而琅瑯人王萬壽殺郡守。據胸山以召魏兵。稷遣兵拒之。弗克。魏將傅文驥遂據胸山。

帝遣馬仙琕圍之。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魏大將盧昶引兵遁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指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既而又有鬱洲之役。稷之在州也。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州民徐道角作亂。殺稷降魏。魏主遣兵赴之。于是北方大飢。侍中游肇固諫。以爲胸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更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方今民貧。歲飢。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兵未發。而梁兵已討平之。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哀毀逾恒。資土成墳。手植松柏。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屏帳。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騎潛入敵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樂爲之用。武帝雅愛仗之。

六朝四十四 壽陽之役

梁魏之相攻也。以壽陽一城之故。窮天下之力。以攻守之。連兵至十三年。而後克。軍民之死。者數十萬人。兵戈之禍。可謂烈矣。初魏將王足來奔。陳進取之策。請堰淮水。

以灌壽陽。帝以爲然。詔將軍祖暅。察視地形。暅言。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不聽。命康絢發徐揚民築之。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成而復潰。又更作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畏鐵。乃運鍊數十萬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俱盡。負者肩穿。疫死大半。是冬大寒。士卒凍死者。又什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時天監十三年也。堰長九里。基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餘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營壘列居其上。歷三年。淮水暴漲。堰爲所破。其聲如雷。聞二百里。緣淮城戍郛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堰之成也。魏人患之。命任城王澄帥衆往攻。李平獨謂。四瀆所以節宣地氣。不可久塞。弗假兵力。終當自壞。已而果然。至普通七年。豫州刺史夏侯亶帥師北伐。魏方有北方之亂。不暇南顧。其揚州刺史李憲不能守。乃舉城降。陳慶之入據之。凡降城五十有二。獲男女七萬五千。而南朝兵力疲矣。於是復以壽陽爲豫州。以合肥爲南豫州。命亶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部民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皆來歸。戶口復充。

六朝四十五 魏政之亂

初。魏世選舉之法。文武並用。不分軒輊。及胡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書陳選法。請排抑武人。不使得預清品。於是羽林虎賁。相率作亂。立榜街巷。刻期會集。聚者至千人。至尙書省詬罵。以石擊省門。遂殺彞。焚其第。遠近震駭。莫敢致討。胡太后命收其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且降詔大赦。以安其心。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京邑稍安。時勃海高歡。爲懷朔鎮將。奉使在洛陽。見張彞之死。亟棄官還家。傾貲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敢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乃結納豪俊。以任俠雄於鄉里。時清河王懌輔政。好學禮士。多所匡益。時望甚重。元叉者。太后妹壻也。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劉騰權傾中外。欲以其弟爲郡。懌不許。又騰皆怨之。因作亂殺懌。幽太后於北宮。防衛甚嚴。雖魏主不得入見。旣而騰死。太后乃得與魏主相見。因密謀廢叉。先解其兵柄。太后遂復臨朝。攝政。削劉騰官爵。除叉名爲民。太后以妹故。猶未忍殺之也。侍郎元順。先以剛直忤叉意。出

爲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于太后前。又妻在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父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耶。太后默然不應。有告又謀叛者。魏主亦以爲言。乃賜死。

六朝四十六 魏六鎮之叛

初。魏之都平城也。於京師之北。緣邊設六鎮。以處雜胡。李崇征柔然。其長史魏蘭根說崇。請改鎮爲州。分立郡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父專政。始猶矯情鎮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旣得志。驕貪吝。嗜財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大亂。其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貪污成風。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於是沃野鎮民破六韓姓拔陵名聚衆反。華夷響應。北方承平久。人不知兵。皆望風潰散。懷朔鎮主楊鈞。擢賀拔姓度拔名爲統軍。度拔之三子允勝岳皆材勇。故鈞用之以拒拔陵。魏以臨淮王彧爲都督。帥師北討。彧觀望不敢進。時懷朔被圍。已經年矣。鈞使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得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一陷。武川亦

危。雖有良平。不能爲計矣。或許爲出師。終無進兵意。勝復歸城守。既而武川懷朔。相繼淪陷。勝父子皆爲賊所虜。或不得已進兵。與拔陵戰於五原。魏兵大敗。賊勢日熾。魏主以李崇宿將有威名。命爲大都督。使代。或崇與拔陵戰。亦不克。退屯雲中。由是關中諸夷。蜂起以應拔陵。而莫折姓天生名爲之魁。廣陽王深乃上疏。伸崇前議。畧謂。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劣下凡才。乃出爲鎮。將專事聚斂。政以賄成。邊人無不切齒。寇盜之興。此其由矣。謂宜用李崇前奏。改鎮爲州。不然。天下之事。未可測也。魏主至是。亦思崇言。亟命以鎮爲州。慎選刺史牧令。以撫慰之。而六鎮盡叛。已無及矣。

六朝四十七 彭城得而復失

元乂之專政也。徐州刺史元法僧實附之。已而見乂驕恣。恐禍及已。密有異圖。魏遣使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之曰。吾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舍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據彭城。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拒戰不勝。遂遣使來降。帝使陳慶之將兵應之。魏軍營彭城南。不設備。法僧乘間出。

擊大破之。魏軍退。法僧詣建康。帝以皇子豫章王綜鎮彭城。初，帝之克京師也，納東晉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乃陰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能比諸皇子。因相抱而泣。綜由是深不自安。每夕於靜室私祭齊氏七廟，屢求邊任。帝以其年幼，未之許也。及法僧降，綜又以爲請。帝乃以綜爲大都督，攝徐州事。魏使其臨淮王彧逼彭城，兩軍相持，久未決。帝慮綜敗沒，敕引兵還都。綜聞命，恐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款於彧。夜奔魏軍。及旦，齋閣不開。魏軍臨城呼曰：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矣。汝等尙爲誰守耶。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將士死者什七八。惟慶之全軍而還。綜至洛陽，爲東晉侯舉哀，服三年喪。魏人封綜爲丹陽王，更其名曰贇。綜長史江革爲魏軍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肯拜。延明使撰寺碑，革固辭。延明怒，將箠之。革厲聲曰：江革行年七十，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也。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六朝四十八 魏西北羣盜之起

破六韓拔陵圍五原。廣陽王深擊敗之。拔陵北走。爲柔然所殺。北鄙暫寧。旣而柔元
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五原降戶鮮于脩禮反於定州。幽并復亂。魏以深爲北道大
都督。將兵討之。章武王融襲衍爲左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徽
因譖深有異志。胡太后信之。敕融衍陰爲之備。深懼。事無大小。弗敢自決。會賊帥元
洪業殺脩禮以降。其黨葛榮復殺洪業以叛。賊勢愈熾。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未
敢遽南下。乃北趣瀛州。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遂僭稱天子。深聞融敗。
持重未敢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畧絕人。
爲之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信之。詔榜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
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殿下素心。禍至無日矣。謹請束身歸。
過。以表殿下之枉。遂詣榜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備備陳深之忠。歎及停軍不。
進之故。太后意解。乃舍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將拒之。深聞。
行至博陵。逢葛榮游騎。却以詣榮。賊徒得深。頗有喜者。謀奉以爲主。榮惡而殺之。於

是寇盜日滋。儲胥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用。乃令民入市者。人納錢一枚。百姓憾怨。郎中辛雄上疏言。華夷之民。所以相聚爲盜者。正由守令貪殘。人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施慰撫。不宜更加苛斂。以促其亂。不聽。

六朝四十九 續

於時。葛榮。杜洛周。恣睢於河朔。莫折天生。鴟張於隴右。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後。鋒不可當。殷州刺史崔楷將之官。請兵餉自隨。弗許。或謂楷。寇勢方張。不可携家室。自累。楷曰。吾聞之。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苟獨往。將士尙復有固志哉。遂將家屬偕往。榮進逼殷州城。或勸楷遣弱小出避。楷使其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令追還。州城甫立。了無禦備之具。將吏爭奮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屬何敢愛一身哉。拒戰連旬。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不屈而死。時蕭寶寅鎮關中。與天生爭戰累年。兵疲餉絀。卒大敗於涇陽。關右大擾。詔免寶寅爲庶人。以楊椿代之。郎中路思令上疏曰。比年所用將帥。多貴遊子弟。軒眉攘腕。以知

兵。自。詡。及。臨。大。敵。銳。氣。頓。盡。器。械。不。精。行。陣。無。節。以。當。負。隅。之。寇。敵。久。戰。之。虜。欲。其。不。敗。得。乎。兵。知。必。敗。未。見。敵。而。先。逃。將。不。知。兵。但。遷。延。而。不。進。國。家。欲。結。其。歡。心。累。加。官。賞。祭。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氣。益。熾。邑。落。成。墟。胥。是。故。耳。夫。德。可。感。人。恩。可。勸。死。今。若。明。賞。罰。練。士。卒。脩。器。械。先。遣。辨。士。曉。諭。禍。福。如。其。不。悛。始。伸。天。討。何。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鑪。而。燎。毛。髮。哉。弗。省。既。而。天。生。寇。雍。州。將。軍。羊。侃。隱。身。塹。中。俟。天。生。過。射。殺。之。其。衆。遂。潰。關。隴。稍。平。

六朝五十 蕭寶寅之叛

寶寅之敗於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莫折天生平。楊椿以疾求罷。復以寶寅代之。寶寅聞命甚喜。兼程而往。中尉鄺道元執法嚴正。不阿貴近。汝南王悅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反狀漸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圖己也。懼甚。長安輕薄子弟。因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柳楷。楷對曰。童謠有云。鸞生十子九子賤。一子不賤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王關中。夫何所

疑。寶寅遂遣兵攻殺道元。自稱齊帝。行臺郎中蘇湛。爲寶寅所親信。方以病在告。聞之力疾入見。泣涕言曰。大王以窮鳥投入。朝廷假以羽翼。獲至今日。國步方艱。不能竭忠盡瘁。以報主恩。乃欲乘人之危。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隨王族滅也。寶寅知其不爲己用。釋之。魏遣行臺長孫稚西討。寶寅方圍馮翊。羊侃說稚曰。賊據潼關。守禦必固。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腹心。則馮翊之圍。不戰自解矣。稚從之。寶寅將薛脩義攻河東。侃下令曰。願降者各自還村。俟官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不應者卽賊黨也。當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如約舉烽。一夕之間。火光徧數百里。攻城者不測。各潰散。脩義請降。稚遂度河。進克潼關。寶寅戰敗。奔隴右。依万俟醜奴。醜奴與天生同時反者也。

六朝五十一 淮北諸城之恢復

西北之亂。旣棘拓跋氏。無暇南顧。於是淮南諸將乘機進取。淮北諸城以次克復。時曹景宗、韋叡皆已前卒。南朝諸將威名最盛者。陳慶之。一人而已。帝遣慶之攻渦陽。

魏征南將軍元昭等。步騎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立營。先是尋陽太守章權。將兵來會。魏師奄至。權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權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死戰。無不一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權謂慶之曰。魏兵輕銳。若驟與之戰。勝不足爲功。敗則沮我軍勢。不如持重以待之。慶之曰。不然。魏兵遠來疲敝。去吾尙遠。必不我讐。宜及其未定。出不意擊之。決無不勝之理。因與麾下二百騎奔赴之。破其前軍。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冬至春。大小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分軍築壘。掎我師之後。將軍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軍。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之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兵大合。正可決一酣戰。豈可言歸。審欲班師。慶之別奉密勅。犯者依勅行事耳。衆乃止。魏人築十三城於渦水上。欲以掎角南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魏師大潰。斬獲畧盡。積尸蔽野。渦水爲之不流。同時夏侯夔。灌。曾。智。圍魏廣陵。擊破魏將元慶和軍。慶和遂以城降。元顯伯來爭。夔逆擊破之。義陽北道。遂與魏絕。權叡之子。仲宗。景宗。

弟也。

六朝五十二 魏孝明之被弑

胡太后之再臨朝也。嬖幸用事。政以賄成。民不堪命。羣盜四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知外事。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擁兵恒代。軍威甚盛。賀拔允兄弟。及高歡等。皆歸之。頗有輕視朝廷之志。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厚。密謀舉兵入洛。魏主惡鄭儼。徐紇等亂政。而偏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引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謀諸高歡。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政。威令不行。以明公之雄武。奉詔入援。討徐鄭之罪。以清君側。霸業可舉足而定也。榮大悅。以歡爲前鋒。初。或荐歡於榮。榮未之奇也。會廢有悍馬。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竟翦馬不。敢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如是矣。榮大奇之。由是始參預軍事。榮至上黨。魏主忽中悔。復密詔止之。既而其謀漸露。儼紇大懼。陰與太后謀。以酖飲魏主。弑之。僞立皇子爲帝。實則魏主未有子也。既又下詔。

謂潘嬪所生。實爲皇女。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以次當立。遂迎釗卽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言。鳩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子孩提之中。實使奸豎專朝。墮亂綱紀。今羣寇沸騰。強隣窺伺。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以徐鄭之徒。付之司寇。然後更擇親賢。以承寶祚。

六朝五十三 河陰之亂

爾朱榮起兵發晉陽。胡太后聞之。大懼。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帥師拒之。先是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王勰有忠勛。其子長樂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因遣從子天光入洛。見子攸。具陳推戴之意。子攸許之。天光北還。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諸王象。惟子攸獨成。其議始決。榮至河陽。子攸潛赴之。遂濟河卽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爲尼。微服出奔。榮遣騎執之。至河陰。并幼主釗沈之河。遂引百官集行宮門外。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孝明暴崩。不能匡正之罪。

因縱兵殺之。諸王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遂欲篡位。令其軍士言。元氏已滅。爾朱當興。舉軍皆呼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刃入行宮。殺魏主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於河橋。幽諸幕下。魏主不勝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起。衰盛何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尙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賢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尊。左右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勛未立。不宜遽有此謀。榮亦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耳。是夜。始迎魏主還營。翼日入城。時百官蕩盡。朝列空虛。榮使人巡城勞問。數日。朝士始有出者。榮入見。叩頭請死。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爲榮誓言無疑。榮喜。求酒飲之。醉而熟寐。魏主欲殺之。左右固諫。乃止。榮夜半方覺。自是不復宿禁中矣。

六朝五十四 元顥入洛

爾朱榮之亂。魏諸王多來奔者。帝欲乘機開拓中原。乃立元顥爲魏王。命陳慶之將兵納之。約以光復舊物。世稱藩輔。顥與慶之進拔榮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於睢陽。

城南。遣慶之攻魏滎陽。未拔。而元天穆以救兵至。士卒皆恐。慶之諭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吾。仇。讐。也。吾。衆。纔。七。千。而。虜。兵。三。十。餘。萬。今。日。之。勢。惟。有。必。死。乃。可。圖。生。當。及。虜。大。軍。未。至。取。此。城。而。據。之。耳。親。援。枹。而。鼓。之。將。士。蟻。增。畢。登。遂。克。其。城。執。魏。都。督。楊。昱。諸。將。請。殺。之。顯。曰。我。至。建。康。聞。主。上。數。稱。袁。昂。之。忠。今。奈。何。殺。昱。乎。俄。而。天。穆。至。慶。之。力。戰。破。之。進。克。虎。牢。魏。主。子。攸。聞。南。軍。已。逼。倉。皇。莫。知。所。之。或。勸。奔。長。安。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顯。乘。虛。深。入。陛。下。當。親。帥。宿。衛。背。城。一。決。臣。等。竭。其。死。力。破。顯。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莫。若。暫。幸。河。北。徵。天。穆。及。爾。朱。榮。引。兵。入。衛。此。萬。全。之。策。也。子。攸。從。之。遂。奔。河。內。魏。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等。帥。百。官。迎。顯。顯。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慶。之。進。擊。大。梁。下。之。費。穆。者。初。爲。胡。太。后。守。河。津。榮。軍。至。不。戰。而。降。榮。遂。入。洛。至。是。奉。天。穆。命。攻。虎。牢。聞。天。穆。北。走。乃。詣。顯。降。顯。責。以。前。罪。而。誅。之。因。命。黃。門。侍。郎。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清。仇。耻。所。以。來。者。正。欲。問。罪。爾。朱。脫。卿。於。虎。口。耳。河。南。州。郡。皆。附。於。顯。唯。齊。州。刺。史。

沛郡王欣不下。

六朝五十五 元顥之亡

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無前。據有都邑。遂躋大位。天下想望風采。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飲。不恤國政。所統南兵。凌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於長子。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大衆驟集。顥旣得志。遂謀叛梁。以事難未平。方藉陳慶之力。故外同心異。言多猜忌。慶之知其謀。亦陰爲之備。因言於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尙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應之。宜更請益兵於梁。顥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若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耶。顥乃止。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今已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若乘其不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及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顥據南岸。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楊侃力言不可。榮乃使兄子兆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顥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

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畧盡。乃削鬚髮爲沙門。間行還建康。楊津迎子攸於北邙。流涕謝罪。子攸復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顯至臨潁。爲人所殺。慶之自洛還。特重北人。朱異問之。慶之曰。吾始以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邑。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六朝五十六 爾朱榮伏誅

元顥既敗。爾朱榮分遣諸軍。討平羣盜。葛榮杜洛周蕭寶寅萬俟醜奴之屬。以次滅亡。榮還鎮晉陽。雖居外藩。而實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其女爲皇后。性復妒忌。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倘我父自作。何至斯耶。魏主外逼於榮。內迫於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魏主。因其來刺殺之。疑未定而謀頗洩。人懷憂懼。榮弟世隆疑有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將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強。弗爲意。九月至洛陽。魏主以天穆尙在并州。恐爲後患。隱忍未發。并召天穆。有告榮以魏

主之謀者。榮具奏之。魏主曰。各人亦有言王欲害我者。惡可信哉。於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主召溫子昇。告以將殺榮狀。曰。吾甯爲高貴鄉公死。不作常道鄉公生也。乃伏兵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子昇預作赦文。執之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赦也。榮遂不取視。既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起。趣御坐。魏主預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官皆入賀。魏主登門大赦。是夜。世隆帥榮部曲。走保河陰。先是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去。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朱瑞爲榮所委任。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焉。

六朝五十七 爾朱兆之叛

爾朱世隆之出走也。欲逃歸北方。司馬子如曰。天下洶洶。惟強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出其不意。可以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據北中城。洛中大懼。世隆遣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使謂之曰。太

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異志。罪止榮身。餘皆無問。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痛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死士萬人。與戰於郭外。不克。李苗從黃河上流。乘船夜下。縱火焚橋。爾朱兵溺死者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源子恭鎮太行。築壘防之。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以兵會之。共推長廣王曄爲主。爾朱仲遠亦自徐州起兵。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知所爲。仲遠向洛陽。賀拔勝戰敗。降之。兆遣使召高歡。歡辭不至。兆遂輕騎涉河。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爲兆兵所執。遷之晉陽。幽於三級佛寺。高歡聞報。帥騎追之不及。因遺兆書。爲陳禍福。兆不聽。卒弑之。世隆等又以魏主曄服屬疎遠。無人望。密議更立近親。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恭。孝文猶子。夙有令望。養晦多言。若奉以爲主。天人允協矣。天光從之。遂奉恭爲主。恭以元叉擅權。託稱暗疾。居於佛寺。八年不言。即位之日。中外欣欣。以爲令主。

六朝五十八 高歡背爾朱之始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者。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能代我者。惟賀六渾耳。賀六渾。高歡小字也。因戒兆曰。爾非歡匹。終當被其穿鼻。及兆起兵。弑子攸。歡聞之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不能復事爾朱氏矣。先是子攸既誅。榮詔賊紇帥豆陵姓步蕃名襲兆。兆屢爲所敗。呼歡自救。歡引兵赴之。破斬步蕃。兆德歡甚。誓爲昆弟。因使歡盡統六鎮餘胡。歡於是始大。建牙於陽曲。軍士素惡兆而樂歡。莫不歸之。歡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許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蛟龍得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香火重誓。何慮之有。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皆受歡金。因言紹宗與歡有衅。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於道逢榮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赦紹宗。問以計。紹宗曰。今猶是掌中物也。兆乃自追歡。及於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今不辭度水就死。恐此衆便叛。兆因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恃。但願大王千萬。

歲少伸力用耳。大王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斬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殺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至。吾兵饑馬困。不可與敵。不如舍之。兆雖凶悍。然粗暴無謀。終爲吾掌中物。何事汲汲耶。

六朝五十九 高歡入信都

爾朱榮之誅也。魏主子攸以高軋爲河北大使。其弟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里爲聲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昆弟冀部雄豪。能令士卒致死。京城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乎。軋垂泣受詔。敖曹拔劍起舞。誓以必死。俄而子攸被弑。軋等據信都起兵。移檄州郡。爾朱羽生鎮殷州。以兵襲之。爲敖曹所敗。時高歡屯壺關。聲言擊軋。衆皆懼。軋曰。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爾朱弑君虐民。正英雄立功之會。今日此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騎迎之。諸君勿憂。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天下共憤。明公威德素著。若兵以義起。屈疆之徒。不足慮也。歡大悅。與同寢處。趙郡李元忠。先爲太守。好酒無政績。爾朱兆弑逆。棄官歸鄉里。謀舉義兵。會歡軋東出。元

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之。歡未及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矣。其還。吾刺勿爲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罷。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睨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之。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失也。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於是帥衆至信都。敖曹方在外略地。招之使來。遂定起兵之策。

六朝六十 高歡起兵

高歡自涖山東。養士繕兵。禁軍士侵掠。百姓歸之。將起兵。先詐爲爾朱兆書。下歡云。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復令掾屬。陽爲請畱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悉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離鄉客。今從征當死。誤軍期又當死。配諸胡又當死。奈何。衆勃然起曰。唯有反耳。皆推歡爲主。歡曰。爾不見葛榮乎。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歸破滅。今以吾

爲主。當明定約束。無得凌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皆曰諾。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仲遠等聞之。不以爲意。獨世隆憂形於色。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歡自爲丞相。中外大都督。榮之誅也。楊侃預其謀。兆入洛。侃棄官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及其族百餘人。楊氏家世孝友。總服同爨。其亡也。天下莫不悼之。楊津子情在外獲免。往見歡。泣訴家禍。因爲書討賊之策。歡甚重之。以爲行臺郎中。旋進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情手。未幾。歡擊破爾朱兆。遂克鄴城。迎魏主朗入居之。先是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且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明公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乃進戰。果破兆軍。

六朝六十一 爾朱氏之滅

高歡既克鄴。斛斯椿賀拔勝相與謀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

如圖之勝。曰：天光等各鎮一方，去之不盡，將奈何？椿曰：此易事耳。因說世隆召兆及天光等，共拒歡軍。於是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出頓紫阪，時歡馬不滿二千，步卒不及三萬。乃於韓陵山爲圓陳，連牛驢塞歸路，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其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王室耳。今天子安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仇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弟岳將右，敖曹將左。歡戰不利，兆等乘之。敖曹以千騎橫貫兆軍，兆遂大敗。賀拔勝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聽公言，果至於此。遂奔晉陽。天光等爲斛斯椿所執，斬於鄴。世隆爲賈顯智所殺。兆至晉陽，追兵及之。戰敗，縊死。仲遠奔梁，爾朱氏遂亡。歡入洛，以魏主朗疎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說歡廢之。歡集百官，議所立，皆稱恭賢明，宜主社稷。崔悛作色曰：廣陵旣爲逆胡所立，何得復爲天下？若從衆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於崇訓寺。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脩匿于田舍。歡求得之，脩驚曰：欲賣

我耶。斛斯椿曰。爲天子耳。遂爲朗作策而禪位焉。脩旣即位。秦朗雖猶在洛陽。皆故主也。脩皆醜殺之。

六朝六十二 宇文泰得關中

魏主脩旣立。復與高歡有隙。引斛斯椿等密謀圖之。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陰與相結。且使岳弟勝鎮荊州。欲以敵歡。歡始不悅。宇文泰者。鮮卑部人也。初從爾朱榮爲統軍。後從岳擊元顥有功。復從入關。平万俟醜奴。遂遷夏州刺史。時關隴影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時與岳同在隴上者。爲侯莫陳悅。歡患其強。翟嵩曰。吾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岳西討曹泥。召悅會高平。悅旣入嵩言。乃謀取岳。邀岳宴飲。因而斬之。岳衆散奔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畧蓋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即馳使詣泰告哀。泰與將佐議去留。衆欲暫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不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輕騎赴平涼。將士皆悲喜。歡初聞岳死。使侯

景往招其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之所射。遂還。魏主即以泰爲大都督。代統岳軍。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豪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上邽又降。悅窮蹙。自經而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歡復使人以甘言厚賄。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封泰爲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六朝六十三 魏主脩西奔

魏主脩與高歡。君臣之間。嫌隙日甚。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使覓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魏主復欲向荊州。依賀拔勝。柳慶曰。荊州地非要害。南逼梁界。未見其可。乃止。裴俠謂思政曰。宇文泰已得兵柄。甯肯授人。今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耳。思政曰。然則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狩有將來之禍。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初歡欲遷都鄴城。魏主不可。至是復謀遷都。遣兵南下。魏主乃下制。數

歡罪惡。令宇文泰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高敖曹爲前鋒。泰亦移檄州郡。自將大軍發高平。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椿爲前驅。椿請帥精騎二千。掩歡勞弊。魏主將許之。或曰。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又生一歡矣。乃敕椿停行。椿撫膺歎曰。今茲敗矣。宇文泰謂人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犯兵家大忌。主上以萬乘之尊。不能度河決戰。方且緣津戍守。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飭諸將。星夜東行。歡軍至滑臺。賈顯智請降。歡遂度河。魏主與南陽王賈炬等。以五千騎西走。宇文泰使趙貴帥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貴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因掩袂歔歔。左右皆泣。不能仰視。魏主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軍國之政。咸取決焉。

六朝六十四 東西魏之分立

高歡至洛陽。遣使奉表於魏主。魏主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見。年十一。有令聞。歡遂立之。魏至是。分爲東西兩國矣。歡以洛陽西逼宇文。

遠在河外。與晉陽形勢不相接。乃議遷鄴。命下三日即行。民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部署畧定。仍返晉陽。留司馬子如等。綜埋朝政。魏主脩既西遷。朝政復爲宇文泰所擅。脩不能平。君臣更有隙。魏主宴柔然使者於逍遙園。夜還飲酒。遇鳩而卒。殯於佛寺。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泰會羣臣議所立。意在廣平王贊。濮陽王順垂涕言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擅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乃立南陽王寶炬。卽位於城西。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有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奏行之。行臺郎中蘇綽。自命有王佐才。諸曹疑事。皆詢綽而後定。泰初未之知也。會泰與公卿觀漁昆明池。詢漢倉池故地。左右莫有知者。或荐綽。召問之。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故。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分。咨訪政事。臥而聽之。綽爲陳行政之要。泰不覺肅然起坐。詰朝謂人曰。蘇綽真天下奇才也。由是寵遇日隆。綽悉心竭力。更定法度。隋唐以來。大經大法。所由與六朝以前異者。皆

緯所制也。及緯卒。泰方飲酒。聞之。慟哭。不覺扞之。落於手也。

六朝六十五 交州之亂

交州人李賁者。世爲南方豪右。任不得志。又有并詔者。博學能文。詣選求官。尙書蔡撝。以并姓寒微。除爲門郎。詔耻之。與賁俱南還。會刺史武林侯諮刻暴失衆心。二人因連結數州豪傑。同時俱反。帝遣孫問及盧子雄討之。時春瘴方熾。衆不能堪。潰而北歸。諮奏二人通賊逗畱。皆賜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周文育等。舉兵攻諮。高要太守陳霸先帥兵救之。大破敵軍。擒僧明文育。霸先惜其驍勇。俱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閣將軍。霸先吳興長城人也。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相貌奇偉。帝命畫工圖其相。懸諸左右。賁旣敗官軍。遂僭稱越帝。置百官。朝廷遣交州刺史楊暕討之。以霸先爲先鋒。賁拒戰大敗。奔嘉寧。諸軍進圍之。先是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詭辭畱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顧大局。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

立寨柵以拒官軍。霸先身先士卒。所向摧破。賁棄城入典澈湖。大造戰艦。充塞湖口。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語諸將曰。我師老而無功。入人心腹。若戰而不捷。寧望生還。今藉其累敗而奔。人無固志。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畱。大事去矣。諸將莫敢應者。會江水暴漲。溢入湖中。霸先勒所部乘流先進。諸軍鼓譟隨之。賁衆大潰。竄入獠洞中。獠人斬之以獻。交州悉平。霸先由是威名震江左矣。

六朝六十六 梁之失政

武帝之爲人也。孝慈恭儉。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白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糲羹菜飯。身衣布衣。木棉阜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肅衣端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奄。如接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細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承平百餘年。民不識兵。相尙奢靡。帝酷信浮屠氏。至三次舍身同泰寺。令羣臣捐金帛以贖之。以奉佛之故。疏簡刑法。每斷重罪。恆終日不怡。或謀逆事覺。亦垂泣而宥之。於是貴近恣橫。

甚至暮夜殺人。白晝剽掠。帝深知其故。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散騎常侍賀琛上書。極論時弊。一曰。牧守貪殘。二曰。風俗侈靡。三曰。斗筲競進。四曰。省事惜費。略言天下戶口凋落。邊遠彌甚。州郡縣邑。更相哀削。使命繁多。守宰拱手聽其漁獵。雖年降復業之詔。日下蠲租之恩。曾復何救。民瘼哉。推有司所以貪殘之故。實由風尚奢靡。使然。爲吏一任。致賞鉅萬。罷歸未久。已盡於宮室輿服之費。歌謳宴飲之資。乃轉恨向時。掊取之廉。後來者效尤而加甚焉。陛下憂念四海。事無鉅細。躬親經理。而斗筲小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以吹毛求疵。爲能竊以爲保邦制治之方。當省事而惜費。省事省則民得其養。費息則財不外溢。書上。帝大怒。下詔切責之。

六朝六十七 諸王相爭

昭明太子統。仁孝恭謹。博學能文。所編文選。至今爲百代文章之模楷。自加元服。帝卽委以省錄朝政。辨析詐僞。秋毫無覩。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振撫。

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帝憂。奉敕問訊。輒自力手書。及其卒也。朝野慟愕。初丁貴嬪之葬也。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諸物。藏諸墓側。宮監鮑邈之者。僉人也。有寵於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於帝曰。太子爲厭禱。帝使檢之。果得鵝及諸物。乃大驚。將窮其事。除勉諫而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訖不能自明。及卒。其長子歡。以次當立。而帝猶銜其前事。猶豫久之。竟不立。已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嗣。朝野多以爲不順。帝亦病之。乃封歡及其弟譽察等。皆爲大郡王。以慰其心。帝懲於宋齊猜忌宗藩之弊。諸子孫並仗強兵。分居節鎮。於是諸王各樹黨相猜。恣行不道。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市民間物不給直。市皆閉邸。少府丞何智通啓其事。綸被責。罷官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免爲庶人。鎖之三旬。旣而復之。湘東王繹鎮荊州。以事罷官。廬陵王續代之。繹卒於宮。繹聞報。驚喜躍起。不覺屐齒之折也。於是朝野恬熙。競談立理。不復留心武事。重以帝老耄倦勤。諸子互相忌嫉。識者知大亂之不遠矣。

六朝六十八 東西魏河橋之戰

魏既分爲二國。於是河洛汾晉之間。無歲無戰事矣。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聞之。亦移檄遠近。斥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乃大舉西侵。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歡自將大軍屯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西。宇文泰出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特欲綴吾師。俾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竇泰。則高歡自走矣。諸將請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必難徑度。不過三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將退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驟聞宇文軍至。倉皇迎戰。大敗。士衆俱盡。泰自殺。先是宇文泰之出師也。問計於族子深。深曰。竇泰歡之驕將。今大軍若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矣。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能卽救。我必禽泰。泰禽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善。後果如其言。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所向無前。進攻上洛。郡人謀翻城以應。刺史泉企知之。殺其主謀者。餘黨走歸敖曹。敖曹以爲向導而攻之。企堅守。

旬餘。子仲違力戰傷目。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沒。乃還。以企父子自隨。企密語其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氣。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遂虧臣節。其子中途逃還。陰結豪右。襲東魏所置洛州刺史杜穽殺之。魏人俾代其職。且世襲焉。

六朝六十九 渭曲之戰

高歡復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出河南。時關中大饑。宇文泰所部不滿萬人。屯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度河。乃引兵入關。歡既濟河西。涉洛而南。軍於許原。先是薛徽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胃死入陝州。欲收倉粟。今敖曹既圍陝城。粟不得出。吾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彼自饑死。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亦云。今茲出軍。形勢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兩軍。相繼而進。歡俱不從。至馮翊。呼魏刺史王羆曰。何故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也。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止。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持重以待之。泰曰。歡若至長安。

則人情大擾矣。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水。令軍士各齎三日糧。至沙苑。距歡軍六十里。歡聞泰至。引兵赴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布陣。當先據渭曲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陣。弼與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掩藏囊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歡軍至。望見泰兵少。爭趨之。無復行列。泰驟鳴鼓。士皆奮起合戰。弼等率鉄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斛律金曰。衆心散矣。不可用也。歡乃馳去。夜度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餘萬。泰追至河上。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禽也。泰不從。還軍渭南。命人各種柳一株於戰所。以旌其功。是役也。東魏河東諸城。多入於魏。

六朝七十 金墉之戰

東魏復遣將侯景高敖曹。圍魏將獨孤信於金墉。高歡自帥大軍繼之。宇文泰以魏主東征。李弼達奚武爲前驅。至穀城。侯景欲整陣以待其至。前將請擊之。遇李弼。敗死。泰進至瀍東。景等夜解圍去。泰以輕騎追至河上。景爲陣。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

秦合戰。秦馬驚逸墮地。左右皆散。東魏兵追及之。李穆以策扶秦而譽之曰。儻主何在。而乃留此。追者不疑。遂舍之。穆因以馬授秦。與俱逸。秦軍復振。進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素輕魏人。建旂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追者斬之。敖曹馬稍絕世。部下士無不一當百。是時鮮卑勢盛。常凌漢人。獨畏敖曹。其死也。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役也。布陣既大。首尾懸遠。莫能相知。自辰未。交戰數十合。氛霧四塞。魏諸軍戰不利。乃燒營而歸。王思政單騎陷陣。被創悶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敝甲。敵不知其爲將帥也。故卒獲免。魏將蔡佑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步戰。殺敵甚衆。東魏人益軍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請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耳。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祐徐徐引還。祐每戰。恆爲士卒先。及還。諸將皆爭功。祐獨無言。秦每歎曰。蔡承先口不言功。獨我知之耳。

東魏以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鎮虎牢。仲密之爲御史中丞也。取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歡子澄當國。輒駁令改選。仲密疑暹構已。愈恨之。及在虎牢。遂陰謀外叛。歡覺之。遣奚壽興監其軍事。仲密遂執壽興。據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圍河橋南城。歡將兵十萬赴援。泰退屯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陣。數日。泰留輜重。乘夜襲之。歡聞之。整隊以待。黎明。泰至。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將佐四十餘人。諸軍乘勝進擊。大破之。歡使樂追泰及之。泰窘。顧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大怒。摔其頭。連頓之。舉刃欲下者三。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乃赦之。明日復戰。東魏軍大敗。歡走。從者七人。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使賀拔勝取之。勝執槊逐歡。槊刃垂及。段韶射勝馬斃之。歡得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會泰軍戰復不利。東魏兵再振。泰遂遁入關。初泰使

王思政鎮虎牢。未至而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解衣而臥。盡開諸門。示不足畏。東魏兵尋至。憚思政威名。遽引還。虎牢復爲東魏所取。

六朝七十一 高歡之卒

二魏之爭也。河南以金墉爲重鎮。河北以玉壁爲重鎮。魏以韋孝寬守玉壁。高歡悉山東之衆。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抗禦。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水。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具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命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孝寬關西好男子。決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官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軍苦攻七十日。士卒死者七八萬人。歡智力俱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時軍中訛言。韋孝寬射殺丞相矣。歡聞之。勦起。坐見諸賈。使斛律金爲勸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其辭曰。勸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歸至晉陽。使次子太原公洋鎮鄴。而召世子澄。

來晉陽。未幾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跋扈飛揚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曹所能駕馭也。庫狄干斛律金。並秉性適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一人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詔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言終而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尙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其開創大業。奄有山東。蓋非偶然矣。澄密不發喪。惟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六朝七十三 侯景降梁

高歡之病篤也。侯景從王偉計。擁兵自固。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善筭。諸將如高敖曹彭樂等。雖勇冠一時。而景常輕之。嘗言于歡。願得精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爲太平寺主。歡壯之。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每曰。高王在。吾弗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先是景嘗與歡約曰。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及歡卒。澄爲書召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

遂叛。請降于魏。魏拜景太傅。景使人襲西兗州。刺史邢子才捕獲之。傳檄山東諸州。各爲之備。景又遣使奉表詣建康。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帝召羣臣集議。皆曰。頃與魏言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帝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夜。帝忽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歸。且以告朱異。異賀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南歸。實以正月乙卯。帝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語曰。我國家正如金甌。一無傷缺。今忽受景降。詎是事體。脫有疎虞。悔之何及。帝春秋已高。骨鯁之臣。無一在者。唯朱異以巧佞得帝寵。力勸受景降。帝遽從之。以景爲大都督。封河南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桓和。渤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時太清元年也。平西諮議周弘正有遠識。前此嘗語人曰。江左承平歲久。數年之內。當有兵起。及聞。納景降。歎曰。亂在是矣。

六朝七十四 高澄逼幽魏主

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東魏主禮甚恭。國政無大小。可否必奏聞聽旨。每侍宴。必

俛伏上壽。車駕出宮。歡輒執香鑪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及澄襲位。一反歡所爲。方歡在時。澄口以風烈自負。孫騰入見。不肯盡禮。澄叱左右牽下。以刀鑲築之。立諸門外。歡謂羣貴曰。兒子浸長。公等宜避之。公卿以下。莫不聳懼。蓋其桀驁之性。自幼已然矣。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文之風。澄深忌之。使崔季舒爲侍中。偵察動靜。澄嘗侍宴。舉大觴逼魏主飲。魏主不勝忿。怒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侍講荀濟在側。喻魏主意。乃與華山王大器。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於宮中爲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下。門下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故反。魏主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必欲弑逆。遲蚤在王。澄乃下床。頓首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濟博學能文。少居江東。與武帝有布衣之好。知帝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帝聞之。甚不平。及帝受齊禪。濟上書譏帝崇信佛法。

語多抗直。幾至不免。遂逃奔東魏。及事敗。澄重其爲人。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苟公何意反。濟曠目曰。奉詔誅高澄耳。何謂反耶。遂烹之。

六朝七十五 蕭淵明彭城之敗

帝旣受侯景降。遂決意大舉伐魏。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異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性情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將爲戎首。今宜詳擇。帝又問會理何如。異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異。以詔追還。遂獨任淵明。又命侍中羊侃。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敕淵明俟彭城旣下。然後進軍。東魏使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應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景聞之。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遣紹宗者。若然。將高王尙未死耶。紹宗據彭城北。羸駝峴。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部。出屯堰上。紹宗來攻。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故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數百。東魏兵敗走。景嘗戒梁兵曰。遂

北不可過二里。紹宗將戰。以南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士謂之曰。我當陽退。誘梁兵使前。使爾等擊其背。至是。南兵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如紹宗所戒。迴兵夾擊之。梁兵大敗。淵明及貴孫皆被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陣徐還。帝聞報驚駭。幾墮於床下。歎曰。吾得無復效晋家乎。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江南。數帝之棄好納降。及侯景之包藏禍心。他日必亂江表。其後梁室禍敗。悉如弼言。

六朝七十六 侯景之敗

慕容紹宗既敗梁軍。進攻侯景。景退保渦陽。紹宗大軍十萬。鳴鼓長驅而進。景命其部下。皆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中。但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退保譙城。裨將斛律光復進與景戰。亦不利而還。其明年。紹宗再至。景出拒之。先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爭致死力戰。紹宗遙呼曰。汝曹家屬。皆完聚無恙。苟來歸者。官助如故。衆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碭石濟淮。稍收散卒。得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者不敢逼。景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至壽春。刺史

韋黯開門納之。遂據其城。朝廷聞景敗。咸以爲憂。何敬容言於太子綱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對曰。景翻覆亂臣。終當爲國家大患耳。景遣使以敗狀上聞。且乞自貶。帝溫詔慰撫。以爲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死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爾投身於我。陛下所以容而受之者。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用耳。今又亡師失地。已成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帝歎其忠而不能用。

六朝七十七 侯景之叛

彭城敗後。高澄數遣使來修舊好。帝與羣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可許。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叛我耳。許之正墮其計中矣。异等固執宜和。帝亦厭用兵。竟許之。使還過壽陽。爲景所訛知。乃詐爲澄書遺帝。求以淵明易景。帝不

悟其詐。遽復書曰。貞陽朝至。侯景夕還。景得書。謂左右曰。吾固知吳老公薄心腸也。於是始爲反計。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使致賤曰。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此其時矣。正德本帝猶子。帝之未有子也。以正德爲嗣。及太子統生。始令正德還所生。正德恆怏怏思亂。故景以甘言誘之。鄱陽王範鎮合肥。密以景反謀慰聞。朱异謂必無此理。帝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請自帥合肥之衆討之。帝又不許。異語範使者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又釋之。景益無所憚。遂反於壽陽。以誅異爲名。異與其黨皆奸佞驕貪。弄權蔽主。爲天下所疾。故景託以爲名。帝聞報。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筮筮之耳。詔以邵陵王綸爲大都督。督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及柳仲禮。裴之高等。分道討之。

六朝七十八 侯景圍臺城

景聞臺軍來討。問計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直掩京邑。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從之。引兵臨江。帝問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敕邵陵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太息曰。大事去矣。帝命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密以大船數十濟景。景遂度江。建康大震。帝悉以內外軍事付太子。以羊侃副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時梁興四十七年矣。百姓久承平。不覩兵革。賊至卒迫。公私失據。軍旅指搃。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賴之。景已至朱雀桁。太子猶未知正德情僞。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賊至。信棄軍走。正德遂與景合。城中洵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擄兵已近。衆情少安。石頭降景。景列兵守臺城。百道俱攻。侃隨機禦之。景士卒多傷。乃築長圍。以絕內外。侃子鷲爲景所得。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惜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亦不之殺。正德僭卽帝位。以景爲丞相。聲音帝已殂。雖城中亦

以爲然。太子請帝出巡城。羣心少定。景於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力戰却之。未幾。侃以積勞病卒。城中益懼。

六朝七十九 諸王入援之師

臺城既困。日望援軍之至。是時邵陵王綸方督大軍在鍾離。而湘東王繹鎮江陵。爲上游諸侯盟主。旣聞變。乃移檄所督湘州河東王譽。雍州岳陽王譽。江州當陽公大心。郢州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繹自統精兵三萬發江陵。然其實無急難之心。欲俟臺城旣陷。而後自取之。諸王亦徘徊觀望。莫肯有先發者。綸在軍。聞景已度江。晝夜兼程。旋師入衛。帥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綸將趙伯超曰。若從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出賊不意。城圍可解。綸從之。夜入蔣山。結營甬就。平旦。景見之大駭。急具丹爲走計。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覆舟山北。綸進兵玄武湖。相持不戰。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誤以爲敗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奮擊。

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走朱方。先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異奴。以爲儀同。使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詬異。於是三日之中。羣奴逾城奔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之。異遺景書。爲陳禍福。景答書曰。僕所以來。爲除奸佞耳。非欲傾社稷也。王侯將相。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耶。朝野以侯景之禍。始終悉由朱異。共側目恨之。異慙憤而死。帝猶痛惜之。特贈僕射。

六朝八十 諸將入援之師

衡州刺史韋粲。叡之孫也。以散騎常侍內召。至廬陵。聞景反。急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入援。至豫章。知景已度江。內史劉孝儀。置酒邀粲。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韋粲今日。尙何心飲酒耶。即馳馬出城。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師至橫江。粲卽送以糧仗。并散私財。賞其戰士。裴之高亦自江北來。粲仲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之高自負年位。耻居其下。粲單舸詣其營。直辭讓之。之高垂泣致謝。仲禮遂爲都督。移營大柘。謂粲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粲受命往。

會大霧。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景急帥銳卒攻之。粲布陣逆擊。命部將劉叔允。以舟師邀賊後。叔允畏蒞不敢往。軍遂敗。賊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走避。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皆戰死。親戚從殉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者又千餘人。仲禮稍幾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亦收散卒。自東道至。臺城與外軍。信使久絕。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李朗請往。乃先受鞭。詐爲得罪者。佯叛投賊。因得間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歡譟。而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由是衆皆解體。會天門太守樊文皎戰死。諸軍爲之奪氣。

六朝八十一 侯景議和

援兵四集。侯景患之。問計於王偉。偉勸景僞表求和。初臺城之閉也。城中人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諸府藏財帛。悉取度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之屬。城圍既久。諸物並乏。而賊衆亦饑。抄掠無所得。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惡之。

王偉因令求和。以緩兵勢。然後運米入石頭。景故從其計。太子白帝請許之。帝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出送。然後濟江。傳歧固爭曰。豈有賊舉兵犯闕而可與之。和者。此特欲散我援軍耳。且宣城東宮長子。國本所繫。豈可出質。帝乃以大器弟大欸代之。敕諸路援軍。不得復進。而以景爲大丞相豫州牧。遣僕射王克與王偉等盟。旣盟而圍景不解。了無去志。又啓云。永安侯確頻隔柵相詬曰。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入城。即當引去。帝召確。確累辭不入。其父邵陵王泣謂之曰。圍城旣久。聖主憂危。臣子之心。切於湯火。何得故違詔旨耶。確曰。景聲言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知。入城何益。綸怒欲斬之。確乃流涕入城。帝素嘗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湘東王繹及河東岳陽兩王。皆軍於巴郢之間。託云援軍未集。淹留不進。參軍蕭賁。骨鯁士也。繹得詔欲還。賁曰。景以人臣。舉兵犯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景之凶狡。必不肯爲。大王擁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何以對君父。繹不悅。未幾。因事殺

之。

六朝八十二 臺城之陷

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說景背盟。啓奏數帝十失。長圍復合。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人。被圍既久。死者什七八。然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携妓宴飲。諸將請戰。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萬一不虞。殿下何顏立於人世。今宜分軍攻賊。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亦不從。仲禮父津謂帝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景衆乘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帝曰。城陷矣。帝安臥不動。唯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首陛下。典儀引就三公位。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日久。無乃勞乎。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其黨曰。吾鞍馬對陣。矢刃交下。而神思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以帝命解外援。柳仲

禮召諸將議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辨曰。將軍擁兵百萬。而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用多言耶。仲禮竟無一言。諸軍皆散。綸奔會稽。仲禮等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見津。津惟痛哭曰。汝豈吾子耶。何勞相見。景以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始悟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以兵入援。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六朝八十三 簡文帝即位

臺城既陷。帝爲景所制。雖飲膳亦被裁節。憂憤成疾。嘗患口苦。索蚤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年八十六矣。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旣而發喪。始卽位。是爲簡文帝。武帝之末。建康士民。爭尙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及侯景之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孳。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門。皆自出采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金陵爲江表都會。二百餘年。雖朝代屢更。而未被兵革。文物聲名冠絕宇內。至是。乃蕩爲禾黍矣。湘東王繹。自奉詔罷兵還鎮。乃日謀翦除同氣。以自廣封域。河東

王譽鎮湘州。驍勇得士心。繹使其世子方等擊之。方等敗死。繹復遣鮑泉帥師往。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進圍之。譽母弟岳陽王察。乃乞師於魏以救譽。魏使楊忠援之。安陸竟陵。悉降于魏。繹大懼。乃乞盟。忠許之。與之盟而旋。繹卒克長沙。執譽殺之。由是湘東岳陽二王交惡。日尋干戈。而江陵敗亡之禍成於此矣。時梁之境內。唯益州所部。最爲完富。武陵王紀鎮成都。陰有割據之志。聞臺城已陷。始遣其子圓照。帥師勤王。受繹節度。繹使屯白帝。不令東下。初武帝凶問至。繹以湘州未下。匿之。既克長沙。始發喪。刻檀爲武帝像。事之唯謹。動靜咨而後行。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景。移檄遠近。

六朝八十四 高洋篡東魏

初高澄之輔政也。以弟洋次居長。深忌之。洋因自晦匿。在鄴下。每退朝。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澄以爲癡也。置之。澄謀受禪。將自封齊王。加九錫。陳元康以爲未可。澄不聽。如鄴謀之。會爲其仇家所刺死。洋聞變。亟帥兵討誅亂者。部分將士。

而自歸晉陽。繼澄輔政。東魏主聞澄死。喜曰。大將軍死。當是天意。威權可復歸帝室矣。及洋將歸晉陽。入辭。從甲士千餘人。如對嚴敵。東魏主失色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矣。洋以當時童謠。有河邊殺癩飛上天之語。欲遂稱尊號。以告太妃婁氏。婁氏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不敢妄據天位。終身北面。汝何人斯。乃欲行舜禹之事乎。洋謀諸徐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須早升大位耳。洋召諸勛貴議之。長史杜弼曰。關西我之勁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將何以待之。之才曰。彼亦思爲王所爲。縱其僭疆。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洋遂發晉陽。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東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今當遜位。便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求入與六宮一訣。舉宮皆哭。洋遂稱皇帝。國號齊。封東魏主爲中山王。旣而弑之。遂盡滅元氏之族。宇文泰聞洋之篡。自將伐之。齊主帥師出頓東城。泰見其軍容嚴整。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引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

六朝八十五 王僧辯巴陵之戰附侯景奪位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景已陷郢州。因留戍之。繹與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東下。不勞遠擊。但坐守巴邱。以逸待勞。蔑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之險。積糧自固。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乃命諸將引兵。往會僧辯。景以丁和守夏首。使宋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陸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歛服。僧辯築城固守。偃旗息鼓。安若無人。先是巴州刺史王珣降景。景使至巴陵城下。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反誘我耶。即引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軍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交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着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者大半。繹遣胡僧祐往援。至湘浦。任約帥銳卒。據白堵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潛引兵至茅沙亭。與陸法和合擊之。約兵大潰。禽約送江陵。景焚營遁。僧辯進攻郢州。宋子仙窮蹙。乞輸城而退。僧辯僞許之。子仙將發。僧辯命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入。子

仙走至白楊浦。追獲之。送江陵。景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因謀篡位。以絕衆望。乃廢簡文帝爲晉安王。而立豫章王棟爲帝。棟昭明太子之孫也。旣又弑簡文而廢棟。自稱漢帝。景自僭位。驟驕蹇自矜大。深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其下多怨望。

六朝八十六 侯景之亡

王僧辯乘勝下涇城。陳霸先以兵會之。遂督諸軍東發。舳艫數百里。築壇歃血。共讀盟文。聲情慷慨。聞者淚下。僧辯軍進至蕪湖。景聞之懼。使其將侯子鑒。據姑孰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長船千餘艘。載戰士。僧辯麾小船皆退。留大舟夾泊兩岸。子鑒以爲大軍欲退。徑出趣之。大舟斷其歸路。諸軍鼓譟大呼。子鑒大敗。僅以身免。先是景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但用步騎破之。及聞子鑒敗。大懼流涕曰。誤乃公事矣。僧辯督諸軍。乘潮入秦淮。景塞淮口。緣岸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召霸先問計。霸先曰。前柳仲禮軍數十萬人。隔水而坐。賊登高望之。表

裏俱見。今欲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如不敢往。霸先請自當之。乃進於石頭。西山上築柵。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陣于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兵。以孤其勢。景兵戰疲小却。霸先與王琳。以鐵騎乘之。僧辯大軍繼進。景衆大潰。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侯瑄追之。及諸松江。景與心腹數十人。單舸將入海。羊侃之子鷗。爲景都督。執而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諸齊。僧辯送王偉於江陵。偉於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才。將赦之。有言於王者曰。偉爲景所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寧爲天下所歸之語。乃怒而誅之。蓋釋眇一目也。

六朝八十七 武陵王紀之敗

武帝時。以少子武陵王紀鎮益州。紀頗以武略自詡。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吐谷渾。諸夷內修畊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財用豐足。士馬強盛。有馬八千匹。聞湘東王東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羣下遂勸紀稱帝。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已瑞。遂卽帝位。王僧略徐桴固諫。皆殺之。永豐侯攜

歎曰。王必不免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先殺之。不亡何待。紀留據守成都。而自帥諸軍東下。時湘東王繹已即位矣。聞紀起兵。大懼。使人請救於魏。宇文泰大喜曰。取蜀制梁。在茲舉矣。乃使其大將軍尉遲迴。自散關擊蜀。先是紀世子圓照在巴東。密啓紀云。侯景未平。江陵危急。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之。終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士日夜思歸。皆以爲宜救根本。徐思後圖。圓照固言不可。紀又從之。旣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詣江陵求和。元帝聞紀勢窮蹙。遂不許。紀軍俄爲王琳諸將所破。兩岸十四城皆降。紀不獲退。衆遂大潰。將軍樊猛圍而守之。元帝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乃斬紀。而收其諸子送江陵。悉下獄死。成都降於魏。尉遲迴遂定全蜀。自桓温平李勢。蜀之爲中國疆土者。二百餘年。江表恃之。以爲上游重鎮。至是乃失之。南朝從此不振矣。

元帝之即位也。王僧辯請還都建康。而諸將皆楚人。不願移都。帝命羣臣議之。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江陵偏隅。受敵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留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帝終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諸將之議。詔僧辯留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是時河東王譽之弟察。已降於魏。魏封察爲梁王。察屢請兵爲兄復仇。宇文泰亦密有圖梁之志。而帝不以爲意也。承聖三年。魏果遣于謹楊忠帥師南寇。邊將入告。諸將皆曰。兩國無隙。必應不爾。帝方日會羣臣。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兵至襄樊。察率衆會之。帝始敕戒嚴。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遣精騎先據江津。斷東歸之路。遂至江陵。築長圍以困之。中外遂絕。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厲將士。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反者開西門納魏軍。帝退保子城。集古今圖書十四卷。縱火焚之。以寶劍擊柱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送降表於謹。白馬素車而出。察以鐵騎擁之入營。囚諸幔下。

既而弑之。魏人立察爲梁皇帝。使居江陵。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耳。初江陵甫陷。察將尹德毅說察曰。大王引胡虜以覆宗國。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耶。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設宴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成矣。察不聽。至是始悔之。

六朝八十九 王僧辯陳霸先之爭

江陵既覆。王僧辯陳霸先乃奉元帝少子方智。嗣位於建康。是爲敬帝。以僧辯都督中外諸軍。霸先還鎮京口。僧辯推心以待霸先。其子顓屢諫之。弗聽也。旣而齊遣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僧辯命將禦諸東關。大敗。僧辯懼。乃迎淵明。由采石濟江。入卽帝位。以方智爲皇太子。霸先蓄不臣之志也久矣。方僧辯之納淵明也。霸先使人爭之。弗得。乃宣言曰。武帝子孫甚多。唯世祖能復仇雪聽。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遂部分將士。使

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並進。人以爲將禦齊師。弗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顏。帥左右苦戰。敗走被執。霸先讓之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致討。而又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遂與其子皆被殺。旣而竟無齊兵。衆始悟皆霸先之謀也。淵明復遜位。就私邸。十月。敬帝反正。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乃請稱藩于齊。而封淵明爲建安公。自是內外大權。悉總於霸先一人。僧辯諸舊將。聞僧辯死。各據鎮起兵。聲討霸先。霸先以次破平之。

六朝九十 梁齊交兵附陳霸先之篡

譙秦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者。王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嗣徽因舉州請命於齊。會陳霸先東征。嗣徽乘虛襲建康。爲侯安都所敗。齊遣兵援之。渡江屯姑孰。霸先患之。問計於韋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則大事去矣。今可急於秦淮南築城。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餉道。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不出旬日。可致麾下。霸先從之。安

都夜攻齊軍。燒其船千餘艘。齊師大敗。嗣徽軍舸北走。霸先以建康虛弱。不克久持。乃與齊和。使其從子及永嘉王莊爲質於齊。而與之盟。齊詐許退師。而召淵明北還。霸先具舟送之。會淵明病卒。齊師復進。據秣陵。跨秦淮。立橋柵。建康大震。霸先拒齊師於石城。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乃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齊兵至幕府山。霸先使別將邀其糧運。盡獲之。齊人乏食。殺馬以給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深丈許。晝夜立泥水中。懸釜以爨。而南軍據地高燥。得更番休息。會陳蒨餽米三千斛至。士馬益飽騰。霸先命將士蓐食。未明出幕府山。與吳明徽等。首尾齊舉。侯安都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於陣斬嗣徽以徇。齊軍縛荻筏以濟。得遁歸。遂殺霸先從子之爲質者。霸先歸。自封陳公。俄進爵爲王。乃廢敬帝爲江陰王。而自立。尋弒敬帝。

六朝九十一 宇文周之篡

宇文泰久專魏政。魏文帝卒。太子欽卽位。尙書元烈謀誅泰。事覺。泰殺之。因廢欽而

立其弟廓。復國姓爲拓跋氏。去年號。止稱元年。魏之初入中原也。統國三十六。貴族九十九姓。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皆製番姓。賜之。於是夷夏亂矣。後數歲。泰北巡。度河。還至中途。寢疾。召從子中山公護至涇州。謂之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言畢而卒。泰能駕馭英雄。得其死力。性好質素。不尙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卒成帝業。非偶然也。所制法度。隋唐兩朝。率沿襲之。旣卒。子覺嗣位。年甫十五。而將相大臣。皆魏室耆舊。護名位素卑。不爲羣公所禮。朝野皇皇。有謀奪政柄。歸之朝廷者。于謹首宣言于朝。奉護輔政。躬再拜之。羣議遂定。覺出鎮同州。進爵周公。蓋泰嘗自詭爲周文王之後也。護以覺幼弱。將相大臣。多繫心魏室。欲使覺早篡大位。以絕人望。乃矯魏主詔。奉冊書璽綬。禪位於周。覺遂即位。不稱皇帝而稱天王。亦仿周制也。泰在時。大改官制。悉用周禮。六官之名。覺即位。悉仍之。趙貴獨孤信。故皆與泰等夷者也。及護秉政。皆怏怏不服。護聞之。誣以罪。殺貴。免信官。未幾。又殺信。覺性剛果。見護之專政。深惡之。與左右潛謀誅

護。爲護所覺。遂弑覺而立其弟毓。

六朝九十二 王琳之忠

江陵之被圍也。元帝召湘州刺史王琳入援。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乃爲元帝發哀。舉軍縞素。遣其將侯平擊梁主察。琳屯兵長沙。傳檄遠近。爲進取之計。上游諸將。皆奉爲盟主。旣而平叛。降于霸先。琳兵勢驟衰。不得已。奉表於齊。霸先之篡也。琳舉軍討之。破陳兵於豫章。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齊人遣永嘉王莊赴之。琳奉以爲主。稱帝改元。安都尋逃歸。未幾。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嗣位。琳聞之。大舉兵。出屯濡須口。齊將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陳遣侯瑱。侯安都拒之。別將莫明徹。爲琳軍所敗。琳遂引兵東下。與瑱相持于蕪湖。歷百餘日。周人聞琳之東下也。乘虛襲郢州。琳聞報。恐衆心搖動。乃帥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江西岸。兵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爲瑱軍所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軍。皆反燒其船。瑱發拍竿。擊琳艦。以牛皮冒充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

自相踐踏。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去。琳將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始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六朝九十三 齊文宣之昏虐

齊主洋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肅然。軍國機策。獨快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故能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嗜酒淫佚。肆行狂悖。獨其委政楊愔。總攝機要。百度修飾。時人謂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非虛言也。常山王演。齊主母弟也。以齊主沈湎。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繼樂。演雖涕泣拜伏。終無所言。齊主亦大怒。抵杯于地曰。自今敢有進酒者。斬。未幾。縱飲益甚。演密撰封事。將入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演不從。因乘間極言。齊主大怒。召演至。以刀鏝擬其脅。旣而釋之。後又令演錄尙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室。

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謝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吾豈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爲吾撰草。當乘便極言之。晞條十餘事以進。因謂曰。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輕一朝之命耶。演歛歎不自勝。遂焚其草。後復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太子殷素溫裕。有令名。齊主以其不似己。欲廢之。嘗使手刃死囚。太子惻然。不肯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仁柔。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言諸楊愔。愔乃進諫曰。太子國之根本。斯言豈可以爲戲。齊主乃止。演與愔由是有隙。

六朝九十四 齊主演之篡立

齊主洋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皇后李氏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深惜。但憐正道年幼。人將奪之耳。因語演曰。奪則任汝。慎莫殺也。疾亟。召楊愔受遺詔輔政。遂殂。羣臣無下涕者。唯愔涕泗嗚咽而已。太子殷即位。愔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幼主。甚忌之。頃之。演出歸第。詔敕遂不復關預。齊主還鄴。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

留守。楊愔疑之。使演澁俱從行。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可朱渾天和曰。若不除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至鄴。燕子獻謀。遷婁太后於北宮。使李太后臨朝稱制。愔以爵賞太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皆歸心二王。高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愔謀告二王。愔等奏李太后。出二王爲刺史。宮人李氏竊窺之。密啓婁后。愔等不知也。既又以二王不可同時外出。復議以澁鎮晉陽。而留演錄尙書事。二王拜職。於尙書省大會羣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從。澁伏家童數十人於後室。及宴。於坐執愔及天和等。愔大呼曰。二王反逆。欲殺忠良。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乃以爲罪耶。二王擁愔等入宮。婁后出御正殿。李太后及齊王侍側。婁后讓齊主。且怒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耶。李后急拜謝。齊主震懾不敢言。遂盡殺愔等。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魏收歎曰。將欲行千里之程。乃斥騏驎而用鶩駘耶。未幾。遂廢殷爲濟南王。而以演入纂大統。按高氏本渤海漢人。婁太后亦漢人家女。以習於鮮卑風俗。遂自外於漢族異哉。

六朝九十五 齊主澁之立

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故事。及卽位。尤自勤厲。大革文宣秕政。嘗問舍人裴澤。以政事得失。對曰。陛下聰明過人。而頗傷苛細。帝王之道。稍爲未弘。齊主曰。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來又嫌疎漏耳。羣臣進言者。皆從容受納。逆取順守。亦可謂北轍之令主矣。婁太后之廢齊主。殷也。戒齊主曰。勿令濟南有他。其後齊主如晉陽。而濟南留居鄴。會望氣者言鄴宮有天子氣。高歸彥恐濟南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遣歸彥如鄴。徵濟南。初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旣而立太子百年。湛內不能平。及濟南被徵。湛益懼。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是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如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上策也。奏請青齊刺史沈默養晦。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固逼之。乃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羣臣。示以徵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而不能行。濟南王至晉陽。遂被害。俄而齊主敗於郊。墜馬絕脰。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聽吾言。死其宜矣。遂去。

不顧。齊主知湛之不可制。乃下詔徵令嗣位。且遣以書曰。百年無罪。當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遂卒。遣命至鄴。齊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既復命。乃馳赴晉陽即位。而封百年爲樂陵王。

六朝九十六 周齊交兵之事

初齊主演之在位也。問兼并之策於盧叔虎。對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而未能并吞者。失於不善用強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所費必多。我軍士更休迭戍。恆有餘力。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歸。則進乘其敝。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及湛即位。淫虐勝文宣時。和士開以姦詔有寵。紀綱大壞。周人謀乘其亂而取之。乃遣使如突厥。說以連兵伐齊。約納其女爲后。突厥許之。周使楊忠達奚武會突厥兵。三道并進。齊主使段韶與趙郡王叡禦之。周師逼晉陽。齊主登北城督戰。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來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也。周前鋒去城二里許。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

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我逸彼勞。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初。宇文護之母在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護屢遣間使求之。不得。及是。齊主欲與周通好。乃歸之。護母至長安。周主爲之大赦。會突厥耻於前敗。謀大舉侵齊。遣使如周求會師。護新得其母。未與齊齊好。又慮負突厥約。致生邊患。不得已從之。徵內外諸軍二十萬。分道並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及斛律光段韶督軍迎戰。遇於太和谷。周人不意齊師之卒至也。皆恟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欲送死耶。周人以步兵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疲。然後萬衆齊起。周師大敗。死者甚衆。齊公憲方督後軍。欲收兵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及於敗。

六朝九十七 周宇文護被誅

宇文護既廢閔帝覺而立明帝毓。毓明敏有識斷。護又憚之。因膳部進糖餠。音追使中

大夫李安密寘毒焉。毓既食而覺之。急進藥救解。已無及矣。乃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魯朕之母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是子也。遂卒。魯遂卽位。魯最爲明帝所親愛。軍國大事。多與謀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卽位之初。懲兩朝之禍。深自晦匿。政無大小。悉委之於護。無所關預。護以故輕而易之。初宇文泰之爲魏相也。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泰卒後。皆受護處分。護第兵衛之盛。過於宮闕。諸子僚屬。悉貪殘橫恣。士民莫不患之。衛公直與護有隙。密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宇文神舉。內史王軌。右侍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之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一卷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筴。自後擊之。立踣。直引出斬之。盡誅其子弟及親黨。周主始親朝政。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泰愛而養之。使與諸子同學。及周主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講習經史。故護不之疑。孝伯爲人。沈正忠諫。朝政得失。閭閻疾苦。苟有所知。莫不以聞。故周主益親敬之。

護既誅。以爲車騎大將軍。總攝機要。雖齊公憲衛公直等。介弟之親。寵任不之及也。

六朝九十八 北齊羣小擅政

南北朝之間。六姓七代。雖無道之君。無代無之。然驕奢淫虐。世濟其惡。未有如高齊之甚者。高歡以華人而同化鮮卑。起厮養之賤。乘元魏末造。竊取大位。本不知詩書禮義爲何物。諸子化之。沿爲家法。綜計北齊有國二十八年。唯孝昭在位一載。稍有人君之度耳。自古以來。以盜賊爲帝王。外內亂。鳥獸行。未有過於高氏者也。武成帝湛既即位。而婁太后殂。湛不服衰麻。夔緋袍奏樂如故。有以喪禮奏者。輒重杖之。在位數歲。會彗星見。太史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陛下雖貴爲天子。然不及爲天子父之貴。湛遂自稱太上皇。而傳位於太子緯。益縱淫樂。數年而死。武成在位時。和士開祖珽。并以諂佞被委任。後珽得罪。免死流光州。盲其目。士開獨專政。諸幸臣皆依附之。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皆小人也。阿那肱以諂佞。爲武成所厚。常令給事東宮。遂有寵於後主。長鸞亦以衛士。守東宮門戶。後主爲太子。數引與聽戲。最親

愛之。及即位。阿那肱累遷并省尙書令。晉陽之尙書令也晉陽屬并州故曰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嬪陸令萱者。以叛人之妻。沒入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也。令萱實乳養之。謂之乾阿嬪。令萱巧黠善媚。有寵於胡太后。以令萱爲女侍中。提婆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穆氏。會後主偶思祖姪。士開亦以姪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力荐之。召爲秘書監。於是六貴同朝。植黨鬩貨。境內之民。不堪命矣。

六朝九十九 齊諸將之冤死

北齊最多名將。趙郡王叡。蘭陵王長恭。段韶。斛律光。皆一時善戰者也。而用兵如神。尤推光爲首選。當時宇文諸將。無出韋孝寬之右者。然與光遇。未嘗不敗。光之破孝寬於汾北也。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孝寬不敢逼。及六貴用事。疾諸將之威名。以次剪除。惟韶幸獲考終。叡長恭及光。以次被害。迨光死而齊之亡決矣。祖珽勢傾朝野。光深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必誤國事。珽微聞之。私賂光奴。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光爲左丞相封威陽

王故呼相王。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昏於光。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屯田以備寇。今以賜人。無乃闕軍須乎。由是祖穆皆怨之。光女爲皇后。無寵。琕因而間之。光雖位極人臣。然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獻。畏遠權勢。其行兵也。効其父金遺法。嘗以身爲士卒先。士有罪者。杖責而已。未嘗妄殺一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戎。未嘗敗北。周人深憚之。孝寬乃密爲童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斲木不扶自舉。使諜傳之於鄴。百升爲斛。明月光小字也。琕因奏齊主。且與陸令萱共解之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其弟羨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力言不可。乃止。

六朝一百 續

先是光之破周師也。凱旋未至鄴。齊主敕散其軍。光以軍士積功。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撫。遂駐營紫陌。齊主惡之。丞相府佐封士讓者。僉人也。竊窺上旨。乃密啓云。光不奉詔。挾重兵以逼帝城。將圖不軌。其家藏弩甲童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

齊主召癸告之。癸請遣使賜以良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謝。至涼風堂。勇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殺桃枝。作如此事。齊主誤殺孝昭帝子樂陵王百年亦桃枝所手殺光故云然我固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終不滅。於是下詔誣光謀反。并殺其二子。癸使郟中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箭百。刀七。賜稍二而已。癸問更得何物。祖信正色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受人賄者。不問事。即杖之以百數。癸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耶。周主聞光死。大喜。赦境內殊死以下。光未死時。和士開得幸於太后。醜聲四布。趙郡王毅將力諫。妻子咸止之。毅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之顛覆也。遂入見太后。犯顏極諫。出至永巷。爲伏兵所執。拉殺之。後三年。而光死。未幾。長恭亦遇害。長恭年少貌美。而勇氣無儔。以洛陽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其事。爲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所親謂之曰。朝廷忌王矣。宜屬疾在家。勿預朝事。長恭然之。未及退。齊主醜殺之。

六朝一百一 陳復淮南州郡

自侯景之亂。江淮州郡。盡沒于齊。陳氏立國。其疆域之狹。較孫吳時。彌不及焉。蓋孫吳尚有淮南。而陳僅畫江自守也。及宣帝在位。謀乘齊政亂。恢拓舊疆。公卿集議。各有異同。唯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曰。朕意決矣。孰可爲元帥者。衆皆舉淳于量。僕射徐陵獨曰。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無出其右。遂以明徹都督諸軍。尙書裴忌監軍事。統衆北伐。齊遣其開府尉破胡帥師拒之。趙彥深間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之衆。適足爲吳人之餌。破胡才品。公之所知。債軍之事。不過旦暮間耳。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之士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琳之于陳。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以待琳。更遣餘人掣肘。爲禍彌速。不可救藥矣。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復言。因相對而泣。齊師選長大有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將。善射。矢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明徹謂裨將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親酌酒。

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敵軍。胡挺身出陳。毅弓未發。摩訶擲小鐵鎗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赴救。又斬之。于是齊師大敗。

六朝一百一 續

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之曰。吳兵輕銳。宜以長策制之。勿輕與爭鋒也。破胡不從。故及于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募土兵以拒陳。於是廬江歷陽。合肥瓜步。皆降于陳。明徹遂進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遣皮景和等救之。衆數十萬。去城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敵在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顧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此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禽王琳。送諸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時部曲。在明徹將中者。見之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餽以行資。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人生如寄耳。唯當行樂。何用愁爲。

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復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宴羣臣。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臣何力之與有。明徹遂進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及南徐州等城。琳故吏朱瑒。葬琳於八公山側。義故來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啓琳墓。取其柩送諸鄴。齊贈琳閉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輜輶車以葬之。胡三省曰。義故謂故舊以義相結者。

六朝一百三 齊後主之昏荒

齊主承武成奢汰之餘。後宮皆饗衣玉食。競爲新麗。先爲胡后。以珠玉造作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爲火所焚。尋復爲穆后作之。旣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爲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旣成又毀。而更造。自江淮用兵。重以頻年水旱。不自貶損。唯多設齋醮。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呼爲無愁天子。立貧兒村於華林園。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六貴同朝。宰制朝政。宦官宮妾。悉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奴子。皆開府封

王甚至有自詭能。覓鬼物而游登貴仕者。一戲之賞。動踰數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牧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欲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曰。齊自長淮以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募山南銳旅。沿河而下。必當望旂奔潰。所向摧殄。欲姑爲後圖。未即大舉。則宜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彼方事東南。我出奇兵。擾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已罷。又復出兵。一二年中。彼當自斃。若欲更存。遼養。且復相時。則宜遠崇鄰好。中固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衅而動。書奏。周主遣使如齊。以觀衅。齊人留之不遣。

六朝一百四 北齊之亡

周武帝建德四年。自將伐齊。不克而還。次年復伐之。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軍。有類兒戲。況其朝廷昏亂。百姓嗷嗷。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撫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克。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覆其本。

根。混同文軌矣。于是遣將攻平陽。拔之。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足奏聞。及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許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守平陽。而自歸長安。齊師百道攻城。垂克矣。齊主召淑妃同觀之。未至。命且輟攻。周人得完守備。齊師遂不能克。周主至長安。明日。復下詔出師。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師陳于城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却守高梁橋。齊主將從之。左右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何爲示弱。齊主悅。遂合戰。齊主與淑妃並馬觀之。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速去。齊主急以淑妃北走。兵遂大潰。齊主至晉陽。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吾今去矣。延宗曰。陛下勿動。臣爲陛下力戰。必能破之。齊主不從。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

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矣。延宗不得已。乃卽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女子。以賜將士。見士卒則執手勞問。親自稱名。流涕鳴咽。衆爭爲致死。雖童兒女子。亦攘袂乘屋。投輒石以擊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周主。幾中之。僅而獲免。時已四更。齊軍旣捷。飲酒醉臥。延宗不能復整。周主乃駐馬。鳴金收軍。兵勢復振。明日。奮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仇怨。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可勿怖也。于是大赦。除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之師。以趨晉陽。獨孤永業。將洛州之兵。以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不復記所受言辭。遂大笑。左右亦笑。士卒皆憤怒。無復戰心。行臺高勣。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軍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

破之。齊主不能用。

六朝一百六 續

齊有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與高元海等議。禪位於太子恆。而自稱太上皇帝。於是恆生八年矣。廣饗王孝珩求拒周師。緯恐其爲變。出之滄州。領軍相願拔刃斫柱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圍鄴。齊軍出戰大敗。緯以百騎東走。周師入鄴。王公以下皆降。惟鮮于世榮猶帥所部拒戰。周人執之。世榮終不屈。乃殺之。緯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碣磈關。自與幼主恆馮淑妃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南走陳。而阿那肱已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矣。屢啓緯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橋斷路。于是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遽出降。周人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幼主后妃等十餘騎南走。周將尉遲勤追而獲之。并胡太后送諸鄴。周主詔故時被害者斛律光之屬。皆加贈諡。且指光名曰。此人若在。朕安能至此乎。以高緯至長安。封爲溫公。旣而誣以謀反。盡殺其宗族。于是廣饗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

憲與楊忠將兵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潛遂戰敗。與孝珩皆被執。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媿陵墓。憲壯之。歸其妻子。且親爲孝珩裹瘡傳藥。禮遇甚至。其後范陽王高紹義稱帝于北邊。突厥以兵助之。亦未幾而敗。

六朝一百七 吳明徹彭城之敗

陳宣帝聞周之滅齊也。謀乘機收復徐兗。乃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追奔至彭城。士彥嬰城自守。明徹進軍圍之。時宣帝徂于疇昔之勝。以爲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危辭沮衆。免官削爵土。彭城久不拔。明徹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輕兵亟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鍊鑠貫車輪數百。沈之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兩端城壘。尙未全立。請往擊之。若俟其旣定。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奉旗陷陣。將軍事也。運籌決勝。老夫事也。摩訶失

色而退。未及一月。水路遂斷。周兵至者益衆。明徹疽發於背。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失據。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策也。然吾爲總督。必須在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也。摩訶因帥騎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能過。王軌引兵蹙之。衆遂大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摩訶與任忠周羅曠全師而反。帝聞明徹敗沒。即日召景歷。改容謝之。命爲諮議叅軍。明徹入周。以憂憤死。其次年。周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陳遂不競。

六朝一百八 周天元之失德

周宣帝贊之爲太子也。狎昵羣小。宇文孝伯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春秋尙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如不果圖。悔無及矣。武帝歛容曰。正人豈復有逾卿者。乃以孝伯及尉遲迥。並爲宮正。且嚴戒太子。親直遠佞。贊殊不悛。會武帝使贊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王軌爲之副。贊在軍中。與宮僚鄭譯。狎戲無度。師還。軌奏之。帝怒。杖

贊。除譯名。贊由是繼軌。軌嘗因內宴。揖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突厥寇幽州。武帝自將親征。以疾留雲陽宮。驛召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人京鎮撫。以備非常。遂殂。贊即位。卽逞奢欲。曾無戚容。超拜鄭譯爲內史。朝政悉以付之。不踰月而卽吉。齊王憲。武帝之母弟也。屬尊望重。贊深忌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乎。孝伯叩首曰。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劭。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贊不懌。由是疎之。乃與譯密謀。使人告憲謀反。囚其入朝。伏壯士執而殺之。贊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王軌及宇文孝伯耳。遂遣使殺軌。贊之嗣位也。軌自知禍及。謂所親曰。徐州控帶淮南。接連江表。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贊可待死。使千載之下。知吾心耳。孝伯尋亦被害。

六朝一百九 楊堅之專政

周主贊驕侈日甚。以皇帝未極天下之貴。乃傳位於太子闡。而自稱天元皇帝。號所

居曰天臺。自比上帝。羣臣之朝見者。皆致齋三日而後入。游戲無節。晨出夜還。公卿妃后。常被楚撻。謂之天杖。于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又立其妃嬪四人。皆爲皇后。並皇后楊氏而五。楊后父隋公堅。忠之子也。相表奇異。齊王憲及王軌。屢言于武帝。謂堅有反相。宜早除之。堅由是深自晦匿。天元亦深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乃召堅。將殺之。旣而不果。鄒譯夙與堅同學。奇堅狀貌。深相結納。會天元不豫。召劉昉及顏之儀入臥內。欲囑以後事。而暗不能言。昉遂與譯密謀。引堅輔政。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旣卒。昉譯秘不發喪。而矯詔以堅總知內外兵馬。之儀不從。昉等逼之。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親屬位望。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疆郡守。于是乃發喪。堅遂爲左大丞相。假黃鉞。百官總己以聽。堅革天元嚴酷之政。更崇寬大。躬行節儉。中外悅之。其妻獨孤氏謂之曰。騎虎之勢。必不得

下。君其勉之。庾季才者。好知天文。亦謂堅曰。天道深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公其能終爲人臣乎。

六朝一百十 周尉遲迴之起兵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迴。宇文泰之甥也。久居兵要。鎮撫山東。堅知其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代以韋孝寬。迴以堅有不臣之志。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吏民。謂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昭然行路。吾忝國懿親。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欣然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命孝寬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與迴隔沁水。相持不進。堅憂之。欲遣心腹一人。往盟諸軍。以觀情僞。司錄高頴請行。堅大悅。卽遣之。頴至軍。爲橋于沁水。迴軍于沁東。布陣二十餘里。磨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卻也。鳴鼓齊進。旣度水。頴命焚橋。以絕將士反顧心。迴兵大敗。孝寬乘勝追至鄴。迴習于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致死力戰。孝寬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

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若雷霆。忻乃大呼曰：敵軍敗矣。衆勢復振。因其擾而擊之。迴兵大潰。走入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迴登城。罵堅極口而自殺。距其起兵六十有八日耳。鄴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皆起兵應迴。未幾皆敗。消難奔陳。謙被殺。于是堅乃盡殺周室諸王。遂廢周靜帝爲介公。而自稱皇帝。改國號曰隋。介公旋被弑。因盡滅宇文氏之族。自漢以來。篡國之君。未有若楊堅之易者也。

六朝一百十一 隋破突厥

魏之末造。柔然亡而突厥興。周齊兵爭。恆求援於北虜。於是虜勢遂張。其可汗他鉢者。常爲邊患。他鉢病且死。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而委位於我。我死。汝當讓位於大邏便。他鉢兒名及他鉢死。國人以大邏便母賤。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心不平。每遣人詣菴邏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位讓攝圖。號沙鉢羅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沙鉢羅以太邏便爲阿波可汗。其從父玷厥居西邊。亦

號達頭可汗。于是四酋並立。沙鉢畧勇而得衆。諸部皆畏服之。先是周以千金公主安沙鉢畧。及隋主篡立。沙鉢畧自稱爲周復仇。數寇北邊。隋主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擊之。爽督軍出朔州。與突厥遇於白道。部將李充曰。突厥狃于累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騎五千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初周遣長孫晟送公主。突厥畧之。竟歲始還。備悉虜中情僞。及是。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携諸部。隋主從之。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縱反間。達頭阿波。遂與沙鉢畧連兵不已。達頭請降于隋。沙鉢畧不能支。亦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更封爲大義公主。使晟副虞慶則往使。沙鉢畧略陳兵坐見使者。不爲禮。晟責之曰。可汗旣爲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乎。沙鉢畧乃起受詔。且曰。得爲大隋天子奴。於願足矣。

六朝一百十二 隋文初政

隋文帝受禪之始。厲精爲治。勤求民瘼。力行節儉。梁彥光任岐州刺史。奏課連爲天

下最。下詔褒美。賜之粟帛。遷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恭懿。政績爲三輔之最。每朝謁。輒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刺海州。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自魏末以來。東西分裂。兵爭方壘。諸州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皆不任以吏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在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蓋弓馬武力。是其所長。治民洩衆。非其所解。若令監州所損非細。隋主善之。千子竟罷。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司奏狀。多涉繁碎。上疏諫曰。自古聖人。莫過堯舜。然皆勞于求賢。逸于治事。陛下畱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微之事。出納輕小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繁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始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臣。國之寶也。時中原兵火。歷數十年。農政不修。民鮮蓋藏。一遇荒歉。輒有乏食之慮。至是。尙書長孫平。始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

以下。貧富爲差。儲之常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六朝一百十三 陳後主之失德

陳宣帝之寢疾也。始興王叔陵謀作亂。及帝殂。太子叔寶入臨。叔陵抽刀刺之。中項。仆于地。長沙王叔堅。扼叔陵而奪其刀。叔陵倉皇走出。赦東城獄囚。挾以作亂。爲蕭摩訶所誅。叔寶始即位。是爲後主。後主好文詞。而無君人之度。旣卽位。寵信佞幸。恣爲奢汰。陳氏之業衰矣。嘗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延袤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珠簾繡戶。窮極瑰麗。近古之所未有。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望仙則龔孔兩嬪居之。以宮人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而不親政務。日與孔範等。侍燕後庭。與妃嬪賦詩。謂之狎客。酣歌達旦。率以爲常。張貴妃本兵家女。性敏慧。略通文史。善伺人主顏色。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後主與妃共決之。由是閹宦近習。內外連結。賈官鬻獄。貨賂公行。諸臣不阿附者。從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矣。孔範與貴嬪。結爲兄弟。陳主惡聞已過。每有失德。範輒曲爲緣飾。稱揚

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行。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者。嘗事後主於東宮。大被親幸。引其儔類。俾主度支。以聚歛爲能。督責煩碎。關市所入。歲增數十倍。東南民力。自是竭矣。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謂後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以配文吏。於是諸將解體。以至於亡。

六朝一百十四 隋大舉伐陳

陳宣帝之殂也。隋主使人往弔焉。國書稱姓名頓首。陳主谷書極驕。隋主銜之。始有南征之意。高穎獻策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徭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必將不信。猶豫之頃。我已渡江。不出數年。文軌可同矣。隋主用其策。陳乃大困。會隋徵梁主蕭琮入朝而廢其國。琮叔父巖。及弟巖。拒戰不勝。率衆奔陳。陳人受之。隋主益忿。乃決策用兵。下詔暴陳主之惡。寫三十萬紙。徧諭江外。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尙書令。告於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

襄陽。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皆受晉王節度。以高穎爲元帥。長史軍事悉取決焉。秦王俊屯漢口。爲上游節度。楊素引舟師下二峽。擊破陳軍。荆湘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并抑而不言。江中無一戰艦。上流諸軍。皆爲素所阻。不得至。將軍樊毅言於袁憲曰。京口采石。并是要地。各須精兵五千。輔以金翅二百艘。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蕭摩訶。皆以爲然。文慶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無端徵發。必致驚擾。及隋師臨江。憲等奏請再三。又以南郊期邇。議久不定。陳主從容語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破。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騎。豈能飛渡耶。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六朝一百十五 陳後主之亡

隋文帝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引兵。自廣陵渡江。陳人未之覺也。韓擒虎以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啓告

變。始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盟軍。遣樊猛帥舟師趣白下。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擒虎進攻姑孰。半日克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擒虎與總管杜彥。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諸軍處分。一委文慶。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壁壘未堅。請出兵掩擊。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秦淮也立柵。勿與交戰。而自帥精兵萬人。徑掩六合。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勸勿戰。孔範揚言曰。請作一決。當爲官家勒石燕然耳。陳主大悅。從之。使魯廣達陣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置陣亘二十餘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弼登山以望。馳下。勒陣以待。摩訶以陳主通於其妻。初無戰意。唯魯廣達帥所部力戰。與弼相當。弼久不能決。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遂潰。不可復止。任忠馳白陳主曰。官好爲之。臣無所用力矣。會擒虎進營石子岡。忠遂降。

於擒虎。摩訶爲弼軍所獲。弼釋而禮之。

六朝一百十六 續

任忠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諸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皇遠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亦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高祖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人。出景陽殿。自投於井。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城再拜。慟哭。遂就擒。未幾。憤懣得疾。不療而卒。擒虎軍人至景陽殿。窺井中有人。欲下石焉。乃聞叫聲。以繩引之。訝其太重。乃與張妃孔嬪同東而上。弼夜燒北掖門而入。聞擒虎已獲陳主。耻功在其下。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使叔寶作降箋歸已。已而不果。越二日。晉王廣至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楊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昵比亡陳。大爲民害。駢斬之。以謝三吳士衆。使高穎與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財物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初陳將周羅喉。以舟師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鏡。

鏃橫截上流。以遏隋師。軍用不足。竭私財以佐之。楊素來攻。大小四十餘戰。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旣而隋師屢捷。忠肅乃退據荆門。復爲素所敗。于是巴陵以下。無復城守者。及建康旣下。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遣兵士。然後詣俊。隋將宇文述進拔吳州。擒刺史蕭瓛。瓛叔父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

六朝一百十七 譙國夫人洗氏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女也。洗氏世南越首領。跨據山峒。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其子寶聘之爲妻。時猶在梁大同初也。馮氏本北燕主馮弘之後。弘爲魏所滅。其宗人浮海南奔。因入蠻中。至融三世矣。夫氏歸馮氏。每與寶叅決詞訟。首領犯法者。雖親族無所貸。自此政令秩然。人莫敢違。侯景之亂。梁也。廣州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臬口。遣使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事。不合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謀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徵入援。乃稱疾遷。

延鑄兵聚衆。而後召君。君若往。必被留矣。願且勿行。以俟其變。後數日。遷仕果反。使其將杜平虜。率兵入贛。夫人聞之。與寶謀曰。平虜騎將。今既北行。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請卑辭厚禮以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歸往叅。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干餘人以往。賊必可圖也。寶從之。遷仕果大喜。不設備。夫人進擊之。大捷。遷仕走保甯都。夫人帥師而北。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俄而寶歿。夫人懷集百越。嶺表晏然。陳永定時。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招大人之子僕。夫人嚴拒之。發兵守境。帥百越酋長。迎陳帥章昭達至。內外夾擊。紇軍潰散。夫人以功封石龍太夫人。賜麾幢旌節。如刺史儀。

六朝一百十八 續

陳之亡也。夫人春秋高矣。僕已前卒。百越之民。未有所附。乃共奉夫人爲主。號曰聖母。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至是。晉王廣使陳主叔寶爲書。諭夫人歸順。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已亡。乃集首領數千。慟哭盡日。遣其孫魂。迎隋總管

韋洗入至廣州。嶺南悉定。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諸峒皆應之。圍洗於州城。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洗。暄與賊黨陳佛智。素相友善。遲留不進。夫人聞之。大怒。復遣孫盎帥兵往討。而執暄繫州獄。盎與佛智戰。破斬之。進兵至南海。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領饒騎。護詔使裴矩。巡撫諸州。諸峒首領。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大定。高祖嘉之。拜盎爲高州刺史。赦暄於獄。以爲羅州刺史。追贈寶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開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嶺外如有機急。聽便宜從事。賜錦綺五千段。皇后并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諸金篋。合梁陳賜物。各儲于庫。歲時會宴。則陳之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以事天子。我事三代主。唯一誠而已。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汝等宜深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獠多叛亡者。夫人上疏論之。上遣使推按。竟得訥贓私。乃致諸法。而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諸獠皆畏威懷德。所在歸降。夫人以仁壽初始薨。年九十餘。諡曰誠敬。

六朝一百十九 江南之亂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百姓安之。及隋室平陳之後。盡反其政。刺史守令。皆以苛察相尚。蘇威復作五教。強民間誦之。於是士民嗟怨。民間訛言。朝廷將盡徙南人於關內。轉相告語。遠近驚駭。越州人高智慧。蘇州人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掠州縣。陳之遺民。相率響應。執縣令。輒殺之。且詬曰。更能令儂誦五教耶。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其將麥鐵杖往覘賊。鐵杖載束藁。夜浮渡江。還而復往。爲敵所得。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奪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遂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元愴敗走。追禽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裨將來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縱火焚之。煙焰漲天。素以大軍從後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門千餘里。寂無聲問者。百餘日矣。遠近皆謂其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獻諸素。素上其事。上嗟歎良久。厚撫其家。素因帥大軍

泛海。追擊智慧。至泉州。賊衆解散。分兵逐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初蘇威奏請五百家爲鄉。置鄉正一人。俾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鄉官治事。徇其親識。必至割斷不平。爲害非細。上卒用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威好作條教。而不識大體。煩碎殊甚。以故啓亂。

六朝一百二十 楊素之貴盛

越國公楊素。旣平江南。歸爲宰相。寵遇之盛。莫有比倫。素起自武人。晉位台鼎。性本疎辨。高下任情。唯頗推高頴。而敬禮牛弘。自蘇威以下。視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類優于頴。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均平。則不如頴遠矣。時方營仁壽宮於歧州之北。詔素董其事。素奏以宇文愷封德彝爲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者。則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嗟怨載道。創始於開皇十三年二月。訖十五年三月而後成。上幸之。見制度宏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耶。素聞之。懼甚。謀諸德彝。德彝曰。無恐。皇后至則解矣。明日。

帶果召素入內殿。皇后親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耶。賜賚甚厚。素以是奇德彝之才。荐爲內史舍人。賀若弼自謂功名蓋代。朝臣無出其右者。覬相位甚切。及素爲僕射。陰抱不平。憤懣之氣。形諸言色。以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于獄。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對曰。頴是臣故人。素乃臣舅子耳。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爲陛下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耳。上曰。公之功。吾已格外賞之矣。弼曰。臣今猶格外望活。上低回者累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六朝一百二十一 突厥之交涉

沙鉢略死。遺令立其弟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略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莫何勇而有謀。西擊阿波。破禽之。上書言狀。上問長孫晟。晟曰。阿波未負國家。今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高頴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上從之。旣而莫何死。雍虞閭嗣立。爲都藍可汗。上之平陳也。以所得屏風。賜

大義公主。公主閔宗國之覆亡。常懷不平。爲詩題屏風。叙陳亡之事。以自慨。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爲都藍畫策。頗爲邊患。上乃遣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之私事而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往說都藍殺公主。以除邊患。時莫何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於北方。遣使求昏。上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者。則許之。突利乃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昏。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達頭有隙。故欲依倚國家耳。雖與爲昏。終當叛去。今若許其尙主。憑藉寵靈。達頭突利。必聽其部勒。強而更反。後恐難圖。染干乃處羅侯之子。素抱誠款。前嘗乞昏。不如許之。而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綏。使敵都藍。爲我扞蔽。不亦可乎。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其尙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逆女。舍之太常。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以師衆南徙。居度斤舊鎮。突利從之。度斤者。沙鉢畧昔所居也。

都監聞突利之尙主也。大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頴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受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人。晟乃與馳驛入朝。以十九年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命晟持節。都護突厥。高頴使趙仲卿。以三千人爲前鋒。與都藍兵戰。大破之。突厥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頴以大軍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出塞。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皆慮其騎兵之奔突。恒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陣。素曰。此自守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爲騎陣。達頭喜曰。此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喉曰。賊陣未整。可破也。乃先帥精騎逆戰。素自以大軍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上册命突利爲啓民可汗。處之朔州。命長孫晟爲之築大利城。于是突厥之歸啓民者。男女萬餘人。時安義公主已卒。更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

請徙五原。以河爲固。于夏勝兩州間。掘爲橫塹。南北四百里。東西各抵河。俾啓民處於其內。以便畜牧。上從之。又令趙仲卿將兵二萬。爲之防護。旣而都藍爲其下所殺。

六朝一百二十三 隋文帝之苛政

隋文帝天資涼薄。以徼幸取天下。故其政策。專尙嚴刻。卽位之始。尙矯爲寬大。以收攬人心。及平陳以後。四方無事。侈心漸萌。乃一變而嚴急。謂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遂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于是上下相持。迭行箠楚。以殘暴爲幹能。鄙守法爲巽懦。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者皆棄市。或三人共竊一瓜。事發皆死。天下懍懍。盜賊轉多。行旅皆晏起早宿。有數人劫一吏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訴枉來耳。汝爲吾上奏至尊。自古立法。安有盜一錢而抵死者。苟不以聞。吾更來。爾曹無黜類矣。帝聞之。乃稍稍寬假焉。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律令。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力爭。上曰。六月雖生養之期。而盛夏必有雷霆。我法天而行。有何不可。卒殺之。大理屬來曠。告綽濫免囚徒。推勘無實。將斬之。綽又

固爭。上拂衣入閣。綽託奏它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屬官。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力爭。二也。本無它事。妄言求入。三也。上意稍解。會皇后在側。命賜綽酒。及二金杯。曠得免死。侍郎辛亶。常衣緋襪。上以爲厭勝。命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并命斬綽。綽曰。甯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弗敢惜死。上意解。乃釋之。綽與大理卿薛胄。並以平恕稱。胄原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六朝一百二十四 高穎之得罪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迴之女孫。沒入宮中。得幸於帝。有盛寵。后潛殺之。帝大怒。單騎出宮。入南山谷中。二十餘里。高穎楊素追及之。叩馬苦諫。帝語之。故。穎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哉。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穎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而散。先是穎本爲后父客。后甚敬禮之。至是。聞穎謂已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陰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穎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將若

之何。穎曰。長幼有序。不可廢也。后知穎意不爲動。謀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臺。穎奏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事矣。公不須仍踵舊風。穎子爲太子壻。故帝以此言防之。穎妻死。后將爲擇繼室。穎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奉佛而已。繼室非所願也。旣而穎愛妾生男。后因譖諸帝曰。陛下尙復信高穎耶。始陛下欲爲穎娶。穎心存愛妾。面爲欺謾。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穎。王世積坐罪誅。有司奏穎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古弼字文敬等。連章論救。帝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爲穎言者。穎遂免官。以齊公就第。頃之。穎國令訐穎子表仁。有怨望語。帝大怒。下穎于獄。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歲誅王世積。如更誅穎。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爲民。

六朝一百二十五 太子勇之被廢

初帝使太子勇叅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頗率意。無矯飾。帝崇儉素。而勇服用侈靡。帝嘗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

勇張樂受賀。帝聞之。不悅。恩寵始衰。晉王廣密有養嫡之志。乃深自矯飾。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結之。帝與后每遣左右詣廣。廣及蕭妃。必厚禮之。往來者無不頌其仁孝。帝及后嘗幸其第。廣悉屏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咸用繖素。帝見之頗喜。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闇。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此兒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婦。竟不以夫婦禮待之。令其遇毒而夭。今乃復于汝發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其思肉汝矣。廣因嗚咽不能止。后因悲不自禁。由是決計廢勇而立廣矣。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爲謀。能移主上意者。獨楊素一人。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請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俾述入京師。述從約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帛盡輸之。因謂曰。此晉王所賜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用事有年。朝臣爲公家所屈辱者。何可勝數。儲君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何以取庇哉。誠及此時。請立晉王。去累卵之危。就泰山之安。在此舉矣。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

六朝一百二十六 續

後數日。素侍宴宮中。微稱晉王仁孝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廣爲人大孝。勇常欲潛殺之。奈何。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遂奏勇怨望。恐有它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太子過失。纖芥之事。必以奏聞。因加誣飾。以甚其惡。內外誼謗。過愆日聞。二十年九月。詔執東宮官屬唐令則等。付所司訊鞫。左衛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戚悉陳太子罪狀。威曰。太子常令巫者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於大內。令楊素等速竟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曰勿令人見也。帝遂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王公百官。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觀者。莫不流涕。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有差。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囚勇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訴

冤抑。廣邊之不得通。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時方太平。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平。行憂危亂耳。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將自相誅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至是乃驗。

六朝一百二十七 蜀王秀之廢

蜀王秀容貌瓌璋。有膽氣。好武畧。帝使鎮成都。以西南之事委之。秀聞太子勇之廢也。意頗不平。廣深忌之。陰令楊素求其過。譖諸帝。遂徵秀還京師。秀既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曩者秦王奢汰。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非秦王比。當以君道繩之耳。于是執付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愛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按其獄。廣陰作偶人三。皆縛手釘心。加之桎梏。書帝與漢王諒及己名。埋之華山下。使素發之。指爲秀作。又稱秀妄述圖讖。並作

檄文。置衣帶中以聞。帝曰。天下甯有是耶。遂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久之。貝州長史裴肅上書曰。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勛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甯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愛。各封小國。俟其遷善。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亦至誠也。詔肅入朝。慰諭遣之。楊素旣廢太子蜀王。威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士靡然。爭相奔走趨奉。大理卿梁毗上封事。論素擅作威福。帝怒。下毗獄。已而釋之。由是亦變疎忌素矣。而吏部尙書柳述。以帝壻。尊重用事。叅掌機密。素深惡之。

六朝一百二十八 隋煬帝弑父

仁壽四年春正月。文帝幸仁壽宮。遂有疾。弗豫。七月。疾大漸。召太子廣入居禁中。僕射楊素。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是時文獻皇后獨孤氏。已前卒矣。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出問素。素依事作答。處分甚悉。而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始大恚。帝所寵宦華陳夫人。且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力拒得免。歸至

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固問之。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大怒。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矣。乃呼柳述元巖曰。速召我兒來。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否。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召勇。素聞之。急報太子。矯詔執述巖。付之獄。追東宮兵士。宿衛禁中。嚴詰出入。令悉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二人皆太子心腹也。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報上崩矣。其後衡失寵。怨望。下獄賜死。臨死大呼。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耶。監刑者塞其耳。使速殺之。衆始知衡之爲太子行弒逆也。陳夫人聞變。戰栗失色。晡後。太子忽使送小金合賜夫人。以爲醢也。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其夜。太子蒸焉。明日。廣卽位。是爲煬帝。會楊約自伊州入朝。廣遣約至長安。矯稱文帝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除述巖名。徙之嶺南。廣又令蒯陵公主與述離昏。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廣大怒不許。公主憂憤而卒。

六朝一百二十九 漢王諒之敗

漢王諒有寵於文帝。爲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蜀王之廢。常不自安。乃言於文帝。以防禦突厥爲名。繕治器械。招集豪勇。殆將數萬。諮議叅軍王頌。僧辯子也。個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恒鬱鬱思亂。皆爲諒所厚。文帝崩。煬帝慮諒爲變。矯爲文帝璽書徵之。初諒之行也。文帝與密約。若璽書徵召。敕字旁加一點。爲符驗。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故。遂發兵起晉陽。聲言楊素反逆。將帥衆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諒自簡精銳數百騎。戴面纓。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山東豪傑。頗有應之者。其將裴文安。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煬帝以楊素爲行軍總管。帥諸軍擊諒。諒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而自引奇兵。潛入霍山。行厓谷中。繞出北軍之背。鳴鼓縱火。直指其營。北兵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死者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拒素。會大雨。欲引還。頌諫曰。素懸軍深入。士馬飢疲。王以銳卒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寒將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諒不從。頌謂其子曰。兵必敗矣。素

進破諒軍。遂圍晉陽。諒窮蹙乞降。頗自殺。素送諒長安。竟以幽死。初文帝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豈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鎮大藩。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六朝一百三十 煬帝盤遊之侈

隋煬之所以失天下者。固非一端。而盤遊之侈。乃其總因也。始卽位。有術士章仇大翼者。奏稱陛下木命。雍州西方。以金破木。不可久居。請脩治洛陽而徙居之。帝以爲然。遂幸洛邑。詔以洛陽爲東京。命楊素營建宮室。于時承文帝節儉之餘。府藏充溢。帝乃極其侈心。視金帛如糞壤。發民間男丁二百萬人。脩治洛京。徙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北跨洛濱。南接阜瀾。築江嶺。南畝材異石。輸之于洛。又遍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之屬。以實苑囿。築芳華苑于洛陽之西。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榭樓

閣。羅列山上。海北開渠。以引洛水。緣渠作十六院。每院以一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翦綵爲花葉以綴之。海內亦翦綵爲荷芰之屬。色渝。則易之以新者。十六院競以肴饌精麗相高。求罔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苑中。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旣又思南遊江表。苦陸路之跋涉也。乃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洛達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廣四十步。甬築御道。樹之以柳。渠旣成。乃幸江都。上所御龍舟。高四重。正殿內殿朝堂。皆在最上。中二重爲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則內侍處之。用挽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餘里。三代以來。巡遊之盛。未之有也。

六朝一百三十一 煬帝北巡

突厥啓民可汗之來朝也。自稱慕中華文物。請襲冠帶。帝大悅。於是有北巡之舉。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爲御道。以達并州。過雁門。太守邱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由是所在供帳飲膳。競爲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

以威突厥。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徵所部諸酋齊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以示諸部。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未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誠敬。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酋爭效之。于是起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除直道。長二千里。廣百步。啓民及公主。來朝行宮。帝賜之路車乘馬。鼓吹旌旂。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欲遂東巡。詔發丁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頴以帝待啓民過厚。私謂人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必爲後患。帝聞之。以爲誹謗。殺之。并及宇文弼。賀若弼。遂發榆林。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宇文愷造爲行殿。容數百人。機牙離合。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樓櫓悉備。諸胡觀者。驚以爲神。帝因幸啓民廬帳。啓民親奉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紀之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

自元魏以來。西域諸胡。多在張掖互市。帝使侍郎裴矩掌之。矩博訪商胡。以其國山川土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有開拓西域之志。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招諭諸蕃。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郡邑糜費。不可勝計。矩因說鐵勒。使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命將迎之。伏允畏隋兵盛。不敢降。率衆保雪山。其故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縣鎮戍焉。帝遂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己名。保車戎真山。將軍張定和等追之。爲所殺。惟劉權虜獲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君長。迎謁道左。帝遂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有不鮮明者。郡縣督易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矩秩爲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守之典。

而江東諸帝。日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宜其弱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西域諸國。啗以厚利。誘使來覲。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遠在絕域。內地轉輸供給。歲鉅萬計。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多凍餒死者。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谷間。

六朝一百三十三 初征高麗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方在突厥。啓民不敢隱。以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在漢晉時。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向化。可因其恐懼。脇使入朝也。帝從之。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民買馬。匹至十萬錢。大業七年。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由永濟渠赴涿郡。敕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不敢息。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兵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軍實。令軍士自挽之。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以給軍。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矣。諸軍旣

集分濟東征。帝召合水令庚質問之。質對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不克。將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諸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留。願勒諸軍速發。勢必可克。如不速決。脫遇霖雨。軍儲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於是左十二軍出饒方樂浪。右十二軍出黏蟬襄平。總集平壤。凡百一十萬人。餽餉者倍之。帝帥禁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師至遼水。高麗阻水拒守。師不得濟。麥鍊杖白請爲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丈餘。鍊杖躍而登。遂戰死。諸軍畢濟。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至遼東。高麗嬰城拒守。諸軍攻之不下。

六朝一百三十四 續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軍行進止。必三道相知。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城守。命諸將攻之。又戒曰。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粗備。復堅守拒戰。如此三四。帝終不悟也。來護兒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

里。敗高麗兵。逕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江。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斬。士卒皆於幕中掘坑藏之。比及中路。糧已垂盡。高麗見隋兵皆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而營。高麗使詐降曰。請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猝不易拔。遂收軍還。至薩水。軍半渡。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江。行四百五十里矣。初九軍之度遼也。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纔二千七百人耳。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九月。至東都。宇文述素有寵。子士及尙帝女南陽公主。帝不忍誅。但除名而已。斬劉士龍以謝天下。尋復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來者。必禽之。乙支文德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聽其還。已而仲文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於敗。

六朝一百三十五 山東羣盜之起

自東征之議起。詔山東置府養馬。以供軍役。又詔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得返。士卒逃亡過半。畊稼失時。穀價爲之翔貴。東北邊尤甚。斗米至數百錢。運米少有糶稅。輒責民糶精米易之。又發鹿車人力推行之小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餼糧不充。至鎮無可輸。則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益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已可知也。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轉相勸誘。避征役者咸往歸之。平原郡東有豆子毓者。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家於其旁。喜任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竇建德者。漳南人也。尙氣好俠。膽勇絕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人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軍士。安祖辭不願往。縣令怒。笞之。安祖擊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聚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盜。時鄆人張金稱聚衆河渚。齊人高士達聚衆清河。自稱東海公。往來剽掠。獨不入建德之閭。郡縣疑建德與盜通。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從軍至河間。聞變。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

德衆至萬餘人。傾身接物。山東河北人爭附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官軍與賊遇輒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勇決善戰。爲羣盜所畏。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須陁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之。賊莫敢近者。

六朝一百三十六 楊玄感之反

楊素雖有大功。而帝實深忌之。太史令秦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以隋楚同分。欲以厭之也。素寢疾。不肯進藥餌。謂弟約曰。吾豈須更活耶。素死。子玄感襲封。玄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公李密。少有才畧。輕財好士。入侍宿衛。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非常。勿令入宿也。述乃諷密。使稱疾自晦。密由是棄官。遊獵鄆杜閒。嘗乘黃牛。讀漢書。素見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曰。爾等不及也。玄感遂與密爲深交。素旣死。帝每謂近臣曰。使楊素不死。終當族滅耳。玄感知之。內不自安。泊見朝政日非。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之東征也。命玄感督運黎陽。玄感故爲逗留。欲令諸軍乏食。弟玄縱等從軍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歸。時來護兒方在平壤。元

感詐稱得東方軍報。護兒已反。遂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滎郡。以討護兒爲名。令各發兵來會。選民夫少壯者。得八千餘人。刑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不可勝計。今將與君等。起義師以拯蒼生。何如。衆皆踊躍。先是玄感陰遣人召李密。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將安出。密曰。天子遠在遼陽。若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不過旬日。其衆必潰。此上計也。關中京師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遇城勿攻。徑取長安。傾其根本。此中計也。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不失爲下計。但恐彼已有備。攻之不易耳。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進規洛陽。

六朝一百三十七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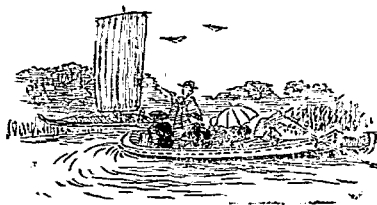
唐禕初預反謀。旣而背之。使人詣東都。告越王侗。勒兵爲備。玄感度河。從者如市。其兵士皆執單刀柳盾。無弓矢甲冑。會與官軍戰。大敗之。鎧仗悉爲玄感所得。遂進攻東都。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資鉅萬。尙復何求。乃不顧族滅而爲反謀者。但爲天下蒼生。解倒懸之厄耳。衆皆感泣。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求自效者。

日以千數。帝在遼東。得玄感反書。大懼。召蘇威問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是遂致大亂耳。乃詔宇文述來護兒。乘傳發兵。以擊玄感。東都未下。玄感遽欲稱尊。李密諫曰。今雖屢勝。而郡縣未有從者。天下救兵方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稱尊自大乎。玄感乃止。密退而語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屈突通至河陽。李子雄曰。通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得濟河。則東都失援矣。玄感然之。而洛中數出兵相擾。元感不得往。通遂度河。元感軍屢敗。子雄勸令直趣關中。據永豐倉。號召三輔。玄感遂引兵而西。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玄感若得入潼關。則難以歲月平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乃使人登城嘗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曰。軍事貴速。今追兵將至。安可稽留。玄感不從。留攻三日。不拔。乃西行。至閿鄉。宇文述等以大軍追及之。玄感一日三敗。度不免。乃自殺。李密變姓名亡命得免。

六朝一百三十八 煬帝被困於突厥

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旣而部衆漸盛。裴矩請拜其弟叱吉設爲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慙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有智謀。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大業十一年九月。帝巡北邊。始畢聚精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潛遣使來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之。矢及御前。帝大懼。抱幼子趙王杲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而撫慰之。諭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不富貴也。又下令。守城有功。無官者直除六品。有官者以次增秩。由是衆心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唐公李淵次子世民。年方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卒不能赴援故耳。若設疑兵以示之。晝則引旌旂。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聲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走矣。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人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道援軍亦至。始畢乃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十月。帝還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玄感之平。殺人尙少也。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

感。應得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等尉。鴈門之役。將士守城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耳。又議再征高麗。將士莫不憤怨。蘇威猶言勳格過重。宜加裁減。樊子蓋以爲不宜失信。帝不悅曰。公欲收物情耶。



平三角濶講義

(每部定價大洋九角)

是書著者爲日本奧平浪太郎
浙江宋君玉芝譯述廣東吳君
桃三校訂解證詳明式亦簡當
稍學代數幾何者研究此書不
須師授可窺斯學之奧原書在
日本極有盛名再版至第七次
今經宋吳兩君譯定誠學界所
不可少之書也

上海廣智書局告白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朔日發行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著者 咸陽李岳瑞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國史讀本卷三全一冊)

6
1971

